

## 第六章 結論

本文旨在透過地緣政治研究途徑、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來分析俄羅斯軍火貿易醜聞，本文擬於國際政治、俄羅斯國內政治以及政策制訂等三個層次來探討與研究俄中軍火貿易醜聞。而本文是以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於 2002 年爭食訂單得爭論做為一個個案為例來研究俄中軍售醜聞。

葉里欽時期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的形成與發展，主要是受到戰略三角互動、克里姆林宮政治、以及俄羅斯軍事工業轉產改革的影響：

### 軍工轉產改革及軍轉民因素影響俄對中國軍售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軍事工業改革 (Defense Industry Reform) 乃成為蘇後俄羅斯經濟改革成敗的關鍵；而其中軍事工業轉產民生用品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Policy) 的改革則成為軍事工業改革的關鍵，俄國軍轉民戰略的重大調整是重返國際武器市場，以武器出口維持和促進軍事技術的發展，保持軍事工業必要的生產能力和科研能力，俄羅斯政府支持對中國的軍售其中一個理由是政府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 (Privatization Policy)，在葉里欽時期 (B.Yeltsin)，葉里欽推動軍工轉產及軍轉民政策，俄國軍企看到與中國有利的軍售，俄國軍企要求擁有對外軍售的控制權，俄國軍企的主要目標是要直接控制外資，俄國軍企將軍售視為避免軍轉民的策略，而俄軍企在軍售上是採取盡量出售高科技武器 (sophisticated weaponry) 的策略，但是俄國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se., RF;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反對對中軍售高科技武器，雖然國防部仍反對對中軍售高科技武器，但是葉里欽說俄國準備要軍售中國高科技的武器，俄國軍企在葉里欽政府中很明顯的遊說了民主改革派人士且也獲取葉里欽的支持，使得俄國對中國軍售的收入可以用來補貼軍轉民的損失，在全球軍售市場上，俄國需要熱錢，因此俄國從軍售中國獲取熱錢，俄國因經濟困難而必須裁減軍力，縮小規模，出售多餘的武器裝備給中國而用以賺取外匯，同時俄國藉著對中國的軍售及軍事技術轉移來吸取中國軍轉民經驗及技術，以推動俄國的軍事工業民營化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Defense Industry)。

由葉里欽的總統顧問馬雷一 (Михаил Малей; M.Maley) 所提出的轉產計畫，亦即透過武器銷售換取硬貨幣 (hard currency) ，這計劃意味著軍企是利用軍售中國的外匯收入來推動軍轉民，這顯示出對葉里欽政府而言軍轉民已失敗以及俄國財政困難的困境，伯里斯·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 Кузык) 提出俄羅斯軍工企業轉向武器出口 (Promoting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civil production Policy with Arms sale) ，以出口帶動和改造軍工企業，增加軍工企業的投資的構想，俄羅斯的未來取決於高科技，而俄羅斯的高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軍工企業，庫責克所言的就是葉里欽的軍售中國政策 (Russia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during Yel'tin period) ，所以葉里欽的軍售中國政策的內涵是發展中國的生產能力、將先前售予中國的武器予以現代化，以及販售新型武器，因此馬雷一與庫責克所提的方案都是以軍售做為拯救軍企的手段與策略，1997年3月，俄政府對國防工業軍轉民政策再一次進行調整，從原來的「全面軍轉民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civil production in all field) 」轉向「以武器出口促進軍轉民 (Promoting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civil production Policy with Arms sale) 」，此次調整的主要目的是發揮俄國防武器的技術優勢，並以此來彌補國防工作定貨不足，提高國防工業的研究及生產能力。

俄國軍方以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為由對俄國政府施壓，但俄羅斯政府仍提供大量的武器給予中國，這是因為俄國防部強調出售高科技武器會危害俄國國家安全，因此俄國防部主張要政府加強控管對外武器出口，對俄國政府而言，出售武器給中國可促使中國轉向俄國，並增加俄國與美國在外交上討價還價的籌碼，俄國軍方強調軍售武器給中國及外國的立場，清楚地表現在俄國於1993年所公布的「軍事準則」 (military doctrine) 中，該文件為俄國軍事政策最高指導原則，該文件中強調對外軍售，必須在俄國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利益之間求取平衡，因此1993年以後，俄國對中國的軍售政策是確保俄國自身的商業利益與軍事安全並重，這是俄國擔心為了避免中國取得最新軍事技術，俄國售予中國的武器系統須與俄國的軍事裝備維持一定的技術差距，並且俄在軍售時為了限制輸往中國武器的投射能力，為了避免軍售中國對俄國的安全造成威脅，此舉乃是進而確保俄國本身的安全利益，俄國除了透過軍售影響中國的武力投射能力而確保俄國的軍事安全利益的目的之外，俄在軍售中國的過程中，俄國還試圖影響中國的軍事部署戰略。

俄羅斯與中國簽訂《中俄兩國國防部合作協議（五年軍事合作協定;Agreement of Sino-Russia ministry-to-ministry defense cooperation）》後，俄羅斯開始進行軍售中國現代化武器（Defense Modernization）裝備，並進行軍事技術的移轉，這項措施使中國解放軍具備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俄羅斯出售先進武器並進行軍事技術移轉，已將中國視為戰略合作對象，為期五年的『中俄兩國國防部合作協議』，此協議擴大俄國對中國的軍事技術移轉，並強調此協議不針對任何第三國，展開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的開端，並藉由中國與俄羅斯高層間頻繁接觸，體現俄羅斯對抗美國的主動地位。

對莫斯科而言，俄軍售中國是俄把北京作為密切的合作夥伴，是莫斯科對華府打「中國牌」，俄國接受且遵守俄國與外國在軍事合作技術領域上軍事及政經利益的互惠，在平等條件下參與軍事技術合作，不出售最先進的武器給中國，以維持一定的技術差距；限制輸往中國武器的投射能力，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並可進行其戰略上之目的，實行武器外交，軍備交易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Russian-Chines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Relation）中最熱絡的一環，但是俄前國防部長羅鳩諾夫（Igor' Nikolayevich Rodionov; 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дионов）將中國列入俄國潛在敵人的用意在於中俄間地緣政治（Geopolitics between Russia and P.R.C）的平衡觀點，而其做法是與中國交往且軍售中國以求平衡。

### 普欽時期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與發展

普欽基於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因素、國際戰略（International Strategic）因素、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因素、派系政治（Kremlin Bloc politics）因素等各因素的考量而決定不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因此普欽在軍售中國驅逐艦一案中的立場及態度是要限制並剝奪北方造船廠（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Severnaya Verf）的得標，普欽爲了要限制並剝奪北方造船廠的得標而透過了普欽及其人馬聖彼得堡幫（St, Petersburg Bloc）、軍企管理部門與強力部門等的政商關係（Relations between Business, oligarchy and Politican）阻止並且並剝奪了北方造船廠的得標，因此俄羅斯對中國軍售的內外在驅動因素，也就是普欽軍售中國的決策因素有下列各點：

## 軍售中國訂單的國家安全決策因素

普欽時期俄國軍售中國政策在國家安全上的考量是基於 2000 年 4 月俄國公佈的新軍事準則，文件中特別強調與外國進行軍事合作時，必須確保俄國的利益，尤其必須將俄國的軍事安全列為優先，由這些措施與機制，皆可瞭解俄羅斯出售武器給中國，有一個基於安全的準則，俄國原則上出售給中國的現代化武器是以防衛性為主，因此俄國國家安全是必須確保俄國國家利益，而俄國的國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在於軍事安全及經濟的安全，所以軍售中國防衛性武器是爲了要確保俄國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俄國國防部在意的不是軍售帶來商業利益，俄國國防部所關心的乃是對外軍售對俄國及其盟邦安全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衝擊，俄國領導人與官員也一再強調：俄國對中國的軍售絕不能危害俄國本身的安全，普欽政府上台後，對於軍售中國對俄國的國家安全產生的影響更爲重視。

由於俄國國安的考量而使俄國在某些重要軍售武器給中國的項目上，俄羅斯仍是有所顧慮，俄羅斯雖已大幅度解除對中國軍事武器的輸出限制，惟中國亦只能採購較先進的軍事裝備，而對於俄羅斯軍方當前最尖端和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俄國仍有所保留，俄羅斯不斷向中國出售武器也引起俄羅斯部分人士的不安，擔憂有朝一日這些軍備會被用來對付俄羅斯，並且由於波羅的海造船廠沒有建造「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s) 的經驗，而北方造船廠擁有長期建造現代級驅逐艦的精良經驗，因此普欽爲防止中國取得高科技優良武器而呼籲要限制北廠得標。

由於俄羅斯對中國加強軍事技術協助以推展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的工作，也擔心威脅到本身的國家安全，因此俄國在軍售中國時，一方面強調軍售的商業利益；另一方面則設法降低軍售對俄國安全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俄國在軍售中國時的優先考量順序則是國安重於商業利益，俄羅斯政府仍將把軍事安全列為國家政策的重要地位，普欽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會繼續維持現有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以軍事各項作用來爲經濟發展服務，從俄羅斯對中國的政策調整可以看出，儘管現階段俄羅斯仍維持與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但莫斯科對北京的警戒感正逐步加深，這種警戒感使普欽總統及其近側開始推動一套新的對中國政策：此即：短

中程而言，利用中國銷售武器，藉此取得俄羅斯從事軍事研究與開發所需的資金；而在長期上，則是加強與中國周邊國（日本、北韓、蒙古、越南、印度、中亞諸國等）的關係，藉此整備包圍中國所需的大同盟，藉以牽制中國的影響力，在量的管制方面，俄羅斯出售或授權中國製造的武器數量均有一定的限制，使中國的軍武裝備不至全面威脅俄羅斯的安全。

俄羅斯內部贊成對中國出口先進武器（Advanced sophisticated weaponry）裝備的聲音認為從中國加大進口先進軍事裝備技術的動機來看，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的主要目的和對手都不是針對俄羅斯，中國沒有覬覦俄羅斯遠東領土的企圖，從中國目前的軍事採購結構上，看不出中國的軍事建設是針對俄羅斯，中國的首要規劃是空軍和海軍的現代化，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大宗軍購都是針對台灣，因此俄羅斯內部贊成對中國出口先進武器裝備的聲音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俄羅斯國防報告中，認為中國為俄羅斯國防安全的最大威脅，甚至列在美、日之前，因此俄國軍售中國是企圖以軍售與中國交好並藉打中國牌牽制美國，但是俄國為了與中國友好之際又擔心中國若擁有先進武器後將對俄國不利，且俄國也擔心軍售中國先進武器將使中國武力大增進而威脅俄國，因此在利用軍售與中國交好進而打中國牌制美的同時，普欽也避免將最好的先進武器軍售給中國。

俄羅斯儘量避免將最先進的武器賣給中國，一方面俄羅斯害怕這些武器未來會對俄羅斯本身構成威脅，另一方面，俄羅斯國防工業也擔心中國學會製造這些武器後，未來將會成為俄羅斯國防工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俄羅斯也注意到國家安全上的考量，除了自身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軍事實力外，在對外出售軍火時，也保有一定程度的技術差距，並不會將最先進的武器出售給對於國家安全有影響的軍購國，俄羅斯在對外軍售時，也考慮到這一因素，對於模仿能力較強的中國，其所售予武器的技術水準較低，同時在技術轉移上也多所保留與限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與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但是對於仿製能力較差的印度，便未給予較多的限制。

普欽軍售中國的考量是為了保存高科技實力並增進研發能力，同時也防止中國以高科技武器威脅及減少中國模仿的機會而決定只出售較為普通的武器給中國，在俄對中國的武器出口上，俄羅斯國防部基於中國可能會使用俄製武器對付俄羅斯而阻止了中國購買某些先進的俄製裝備和技術，面臨日益強大的中國在俄羅斯東部所形成的威

脅，因此俄羅斯在出售武器給予中國的同時也出售軍火給予印度，俄羅斯提供武器給與印度具有很大的戰略考量，俄羅斯提供給印度的武器較中國先進，中俄雙方對於對方仍然存在著不信任感，因此，雙方的相互猜忌與不甚穩定的結盟關係使得俄羅斯在對中國的軍售上有著較多的限制。

在俄國國家安全與軍售決策方面的決策者是普欽身邊的聖彼得堡與強力部門的人馬，因此在是否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時，以聖彼得堡幫及強力部門為首的安官派 (National Security bloc) 主張及決定不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因此俄羅斯出售中國軍武裝備，並非全部依照經濟與戰略考量，對於出售武器的質與量都經過審慎評估，目的就是要確保安全並控制武器的質量，俄羅斯對於出售中國的軍武裝備評估的唯一原則，就是不能威脅俄羅斯自身的安全，此原則包括三項變數，分別是避免中國軍力的迅速擴大、意識型態的矛盾衝突、邊境安全與衝突，俄國透過裁減在俄中邊界的武器及軍售中國可以穩固俄羅斯在東方的和平與安定，更有助於俄羅斯成功的建立周邊睦鄰地帶，且改善地緣政治環境，確保周邊安全。

### 軍售中國訂單的國際戰略決策因素

2000年俄羅斯普欽新政權成立後，俄中兩國之間關係上的主導權開始出現從北京滑向莫斯科的傾向，尤其是主導雙邊的軍事合作，短中程而言，普欽總統利用中國銷售武器，藉此取得俄羅斯從事軍事研究與開發所需的資金；而在長期上，則是加強與中國周邊國（日本、北韓、蒙古、越南、印度、中亞諸國等）的關係，藉此整備包圍中國所需的大同盟，藉以牽制中國的影響力，普欽的目的在於加強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一步建構聯中制美機制，並推銷俄國的軍火武器，俄羅斯出售武器給中國，一方面可增強中國對俄國的依賴與向心力，進而影響中國的戰略概念與政治及外交，另一方面出售武器給中國可增加俄羅斯與美國在外交上討價還價的籌碼，因而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與發言地位，將會因武器售予中國而獲得間接提升，也就是說俄國對中國軍售必須合乎俄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戰略利益 (Strategic interest) 與經濟利益 (economic interest)，從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俄國的潛在對手，因此軍售不脫戰略平衡的考慮，在軍事層面上俄國提供先進武器生產的機會及進行技術轉移

給印度，可以壯大印度的軍事實力，克里姆林宮以此來壓制中國，可以從俄國在對印中兩國軍售的差別待遇的情形看出其中的端倪。

在軍備市場上俄國又遭逢美國和歐洲軍火商的夾擊而施展不開，因此就將國力強盛的中國視為拯救其本國軍火工業的救星，俄中雙方因此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且一旦中國與俄國發現，有共同合作以抑制美國權力與影響力的必要時，這種單純的軍火交易就進一步演變成戰略聯盟，故雙方的戰略利益可說是殊途同歸，俄國在軍售中國與軍售印度的不同在於對中印出售同型或不同型武器時，印度所獲取的武器一定比中國獲取的武器為優，俄羅斯主動將最新的武器賣給印度，並同意給印度用借貸的方式採購最新的武器，相對的卻將次級品賣給中國，就戰略觀點來看，俄國決定銷售精密複雜的武器給中國，乃是基於俄國的國家利益，及俄國的整體國家經濟 (overall economic) 和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等因素制約驅使所致。

俄國與中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中加強軍事交流且賣武器給中國，俄期望中國在東亞地區牽制美國，以紓緩美國對俄羅斯的軟性圍堵，俄國武器及軍事技術的轉移將影響對美國的戰略打擊，印俄在戰略上相互借對方以制衡與遏抑中國，印度關切其聯合俄羅斯以制衡中國的戰略，而此雙邊關係由俄羅斯居於主導地位，藉由供給武器與能源來取得支配的地位，以此來遂行聯印制中的企圖，以經濟利益 (economic interest) 為中心的實用主義 (Realism) 外交和以地緣政治利益為中心的大國均衡外交 (Balance of Power in foreign policy) 是普欽外交思維的核心內容，反映其現實主義取向，實質是國家利益至上 (Supreme of National Interest) 的原則，以俄羅斯立場考量而言，俄國對中國採取軍售的原因，在地緣政治上的因素是基於對地緣政治的認知，俄羅斯自覺應加強發展對中國的合作關係，以穩定國內政局及確保周邊安全環境，並藉由中俄聯盟來反制北約東擴 (NATO expand toward Eastern) 和美日安保 (U.S.- Japan Security Treaty) ，以表達對美國的不滿及疑懼，在國際戰略情勢不利俄國的情形下，俄羅斯提升中國軍事力量及其戰略夥伴關係之加強，正可以利用中國軍力的擴張，作為制衡美國和日本軍事同盟的所謂區域權力平衡，進一步提升其國家現今迫切性安全威脅的保障，普欽的主要目的是藉此取得國內軍火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 of arms sales) 的政治支持，因為軍火業可製造較多的就業機會，有助於強化俄羅斯的經濟以及軍事現代化。

俄羅斯對中國的武器出口卻受到三個主要因素影響，除前述本身地緣政治安全 (security of Geopolitics) 和國家經濟利益之考量外，也受到美國和西方的制約，對俄中而言，美國在冷戰後主導的區域安全建制如北約東擴與美日安保分別侵犯俄中地緣戰略利益，俄中透過雙邊軍事合作，可制衡美國主導的區域軍事安排，尤其使中國擁有足以對抗美日兩國武力的軍備及技術，將有助於遏止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擴張，俄國向中國出售先進武器的戰略意圖不僅是在戰略上支援中國，而且更希望利用中國來牽制美國和日本，以緩解其在東部和中亞地區的壓力，俄國幫助中國將軍武能力擴及南海，影響整個東亞地區，並進一步鞏固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基礎；亦間接向其他國家顯示俄羅斯有能力影響區域平衡，藉由中國軍事能力的提昇增強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俄羅斯出售中國軍武裝備，並進行軍事技術的移轉，實質增進俄中兩國的友好與信任關係，成為發展其他關係的基礎，多數俄國戰略學者認為軍售中國的價值將大過俄國所冒的風險並且俄中兩國在多邊議題上有一致的利益，俄羅斯軍售中國象徵俄中兩國戰略及利益的匯集，用以對抗來自美國及北約的威脅，西方國家針對俄羅斯出售中國武器，視為中俄軍事合作 (Sino-Russia military cooperation)，推銷俄羅斯軍火，以及加強俄羅斯在亞洲的存在感之外，另一個重要目的是修正葉里欽時代莫斯科之中國一邊倒 (Pro-China of Yel'tin policy toward China) 的亞洲政策，俄中美三角關係 (Strategic Triangle relation of Russia-P.R.C-USA)，截至 1999 年為止，中俄雙邊關係主導權由北京掌控，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指出，2000 年以後發展中的俄中軍事關係是一種三合一的合作，即軍事政治、軍事行動和軍事技術三方面的合作，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還表示，俄中之間這種新型的軍事合作是戰略性的，這種合作只有在政治上完全互信，對外政策上相互一致的國家之間才有可能展開，國防部長伊萬諾夫也再次重申軍事關係是中俄戰略夥伴關係 (Russian-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lation) 中最重要的部分，並表示俄羅斯打算使這種軍事合作達到新的更高水準。

出於俄國應對美國打壓的需要，俄羅斯一方面通過對中國出口武器賺取外匯，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武裝和壯大中國的實力來牽制美國，以減輕自身的戰略壓力，俄羅斯目前客觀上需要擴大對中國的軍貿和軍技合作，俄國扮演平衡者角色，俄國在全



球範圍內實行歐亞平衡 (balanced position between Eura-Asia) ，俄國在西方藉融入歐洲，以此對抗美國，實行歐美平衡 (balanced position between Euramerica) ；俄國在亞洲實行中國印度平衡 (balanced position between P.R.C and India) ，俄國在朝鮮半島實行南北韓的平衡 (balanced position between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 DPRK) ，俄羅斯加強與印度的合作，不僅有巨大的經濟利益，還有助於抑制美在南亞的影響，增大俄的活動空間，普欽主張俄、中、印聯合保障亞洲共同利益，俄羅斯對於中國的軍售是結合經濟利益與戰略考量，而在俄國出售給印度武器時，則是俄國政府是以戰略考量為主，俄羅斯希望借助中國穩定並加強自己的亞洲勢力；活躍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合作，使俄美中三角關係的重心向俄傾斜，使俄美關係和俄中關係比美中關係更加信任，更加緊密，普欽意在拉印度牽制中國打擊美國，俄羅斯與印度發展關係，旨在制衡中國，將自身的戰略地位提昇至美俄中戰略三角的主要軸心，因此俄國發展與中國軍事技術合作是俄抗衡美霸權主義 (American Hegemony或American Hegemonism) 的重要手段之一。

俄國軍售給中國的第一艘驅逐艦已經在 1999 年 12 月 25 日交貨，驅逐艦交貨再次證明中國和俄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俄中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建立在俄中對西方國家的態度不滿、對區域穩定有共同利益、軍售使雙方互蒙其利等，軍售中國對俄國及俄中關係而言的意義是增進兩國軍事關係、對抗共同威脅、掌握軍備質量等多重意義，也就是說俄國幫助中國將軍武能力擴及南海，影響整個東亞地區，並進一步鞏固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基礎；亦間接向其他國家顯示俄羅斯有能力影響區域平衡 (The Balancing of Regional Power) ，藉由中國軍事能力的提昇增強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當中俄軍事交流熱絡之際，俄羅斯並未忘記用其與印度的關係來牽制中國，俄羅斯主動將最新的武器賣給印度，並同意給印度用借貸的方式採購最新的武器，相對的卻將次級品賣給中國。

在目前的俄中美戰略三角中，俄羅斯是中美競相爭取的目標，莫斯科因此掌握了很大的戰略主動權，它既可以向美國打中國牌，也可以向中國打美國牌，在俄羅斯的亞太政策 (Russian Asia-pacific policy) 中，將會以俄中關係與俄印關係為主軸，而這兩大主軸最主要的意涵可以看出俄羅斯外交政策中的核心，也就是與某國聯合對付另一國 (Play one against another) 的概念，藉由提高印度的力量，作為牽制中國的依

靠；而與中國合作，藉以獲得再與美方談判時的籌碼，而藉此使得俄羅斯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得以提升，普欽利用廉價軍售的方式做為穩固中俄印非正式聯盟的籌碼。

### 軍售中國訂單的經濟發展決策因素

普欽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藉此取得國內軍火利益團體的政治支持，因為軍火業可製造較多的就業機會，有助於強化俄國的經濟以及軍事現代化，普欽希望取得武器系統研發所需的資金，並增加國防預算，也難獲得研發或採購新系統所需的經費，因此取得研發資金的希望便完全集中在對外武器銷售方面，在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全力向國際（主要是中國）外銷軍火及軍工科技，以取得強勢貨幣，俄國政府的商業動機已支配了對中軍售領域，俄羅斯希望通過加大武器出口力度，重塑和保持軍事大國的影響力，同時增加財政和外匯收入，俄國與中國簽訂軍售合約 (contract; контракта) 的目的是希望以外來資金挽救瀕危的國防工業，這提高了其在外交棋盤上的重要性，經濟利益在外交決策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顯而易見。

普欽時期的軍火出口政策主要是為了維持俄國對外軍火貿易的優勢與解決俄國對外軍售與軍工企業所面臨的困境，因此為了可以增加財政收入，緩解經濟危機；緩解軍工企業困難，為其復興和發展創造機會，俄羅斯總統普欽 2001 年 3 月 21 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會議上指出，俄應大力發展與外國的軍事技術合作，進一步通過這一領域的合作獲取經濟效益，普欽強調指出，外交活動應能帶來大筆合約和出口專案，普欽要求政府進一步提高軍事技術合作的經濟效益，對武器出口輸出出售種類及武器進口國作大量細緻的研究工作，普欽認為，軍事技術合作的特殊意義在於武器出口給國家帶來了大量的外匯，保障了科研與生產，保住了工業潛力和國防工業人才，同時，俄羅斯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以改善軍費拮据的窘境。

956EM驅逐艦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EM) 軍售中國的考量是俄國政府認為勉強維持收支平衡必須優先於驅逐艦的品質標準，因此在普欽的指示

下，俄政府制訂和規劃了積極的軍火出口政策 (arms export policy)，軍企發展是俄國經濟改革的一環，而軍售又是軍企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因此軍售中國對俄國軍企發展及俄國經改都具有重要性，普欽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藉此取得國內軍火利益團體的政治支持，因為軍火業可製造較多的就業機會，有助於強化俄國的經濟以及軍事現代化 (Military Modernization) 的緣故，俄羅斯為了舒緩國內的經濟危機，軍售中國不但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更可以使中國的軍火工業本國化，中俄間的大宗軍火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俄對中國貿易的逆差，俄羅斯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國資金到俄羅斯投資，普欽希望能爭取到軍事工業集團的支援，特別是軍工企業旗下的大批工人。

俄羅斯的立場是兩國經貿關係必須平衡，但中國卻只想購買俄羅斯的軍火武器，而對於俄方提出的任何民間經濟方案中國一概是興趣缺缺，但是軍事支出已迫使俄國軍方謹慎地壓抑並持續地在軍售中國武器的質與量上有所限制，2001年2月經濟派 (Economic Advice bloc) 首腦總理卡西亞諾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決定將訂單給北廠，2001年2月有關北方造船廠訂單的決策僅僅是由卡西亞諾夫總理所決定的，軍工領域的俄羅斯財閥集團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並不顧及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普欽的親信部下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人馬正在積極搶奪葉里欽派系 (Yel'tin Bloc) 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雙方鬥爭激烈，驅逐艦合約也變成了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

普欽也一直將加強軍火出口作為全面振興俄經濟的重要措施之一，普欽的改革志向是重建強盛的俄羅斯經濟，普欽的目的是要換取俄國軍工企業的支持，維持俄羅斯在中國乃至世界軍購市場上的優勢地位，需要對中國出口先進的裝備技術，同時軍售支援者絕對垂涎於豐厚的軍火利潤，面對國內經濟的困境以及軍工產業轉產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civil production) 沒有得到預期的成效，因此改以積極對外出口軍火已獲取外匯，並一改過去以戰略利益為考量的交易，開始注重軍火交易所能夠提供的經濟效益，已獲取外匯為出口軍火的原則，但仍會考慮到俄羅斯的整體戰略，對俄羅斯而言，解決過國內嚴重的經濟衰退問題是政府的第一要務。

### 軍售中國訂單的派系政治決策因素

普欽時期的軍企寡頭 (oligarch of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嚴重影響了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安全體系官僚與經濟體系官僚 (Economic Advice bloc) 兩個派系與軍企寡頭在軍售弊案中的政商關係及利益交換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self-interest) 影響了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普欽整肅葉里欽遺留下來的軍企寡頭勢力，建立以國家安全團隊為主幹的軍售中國的決策執政團隊，以鞏固其政權 (Consolidating Power) 基礎，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爲了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力，俄羅斯軍事工業集團爲了爭取訂單，便積極對承辦軍售案的相關人員進行關說活動，俄羅斯軍工生產銷售集團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ОПК)) 與俄羅斯官方在是否要軍售尖端軍工技術裝備給中國有爭執，爲了控制資金流向的戰爭，普欽人馬中的西羅維琪 (siloviki) 大幅地控制俄國政治，這不只將導致俄國國家的資金及經濟影響力上的重分配，並且普欽人馬中西羅維琪大幅地控制俄國政治也改變了俄國總統普欽在俄國國內外政策上的決策，俄國軍企們的交易行爲已反應了派系因素或是利用遊說過程獲取俄國軍售決策過程 (process in decision-making of arms sales) 的主導權，並且在俄國軍售決策過程中獲取軍企們的利益，而完全忽略了俄國的國家利益。

俄國的對外軍售政策在決策階層中，明顯有多個派系及意見干涉其中而發生鬥爭情事，並且在俄國政府的決策階層中完全失序，在派系干涉軍售中國的決策的鬥爭中，圍繞在俄國政府周圍的眾多權力黨及派系盡可能得打擊俄國軍售決策上的壟斷，代表軍企生產商及出口商的諸多利益團體尤其是最熱衷在政策的執行及規劃上獲取絕對的授權與權威以及對他們有利的地位，這些利益團體的利益是在俄中之間關係上的戰略與經濟利益及出售便宜的武器，企業家與寡頭爲了他們的利益能夠與克里姆林宮相互配合而遊說，新總統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的基礎在於普欽及其隨從之間的忠誠，新總統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通過俄國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體系而對軍工企業予以控制；而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則奠基在派閥主義文化以及奠基在與軍企及金融寡頭間的政商關係，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失去了政治影響力後，也失去了對軍工企業的控制。

在 1999 年 8 月，包括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總經理奧加略夫 (Aleksei Ogarev) 及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總裁阿納尼耶夫 (Yevgeniy Ananyev) 在內的葉里欽幫人馬，與包括以俄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uzheniye, 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 總經理切姆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和代總統普欽為首的聖彼得堡幫派系之間有了緊張的衝突，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與俄工業品出口公司之間的緊張伴隨著葉里欽幫與聖彼得堡幫之間的對立擴大而升高，當葉里欽幫漸漸失去其影響力後，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被剝奪了其在政治及行政中的地位而受到裁撤，有許多原本屬於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所管理的訂單契約也因而全部移交給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軍工管理體系在 1999 年 8 月時由於官僚派系的重新洗牌而有急迫性的解體與改組狀況，在 1999 年 8 月時軍工管理體系內部被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與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所掌控而分裂為兩大敵對派系，在軍工管理體系中代表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的是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的總裁奧加略夫；在軍工管理體系中代表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的是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總裁切姆佐夫，在軍工管理體系中的分裂正反映出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與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之間的鬥爭，在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與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之間的緊張狀態伴隨著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與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之間的鬥爭而有逐漸擴大的情勢，當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失去了政治影響力後，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也被逐出政治界而失勢，因此有許多原本屬於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所管理的訂單契約也因而全部移交給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總統辦公室主任沃洛申 (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 Стальевич Волошину) 和卡西亞諾夫總理迅速草擬了 1834 號法案，然而後來 1834 號法案在俄國國會在經過修訂後通過，在 2000 年時，在軍工管理體系內部有派系之間相互鬥爭，在軍工管理體系內有反奧加略夫的聯盟，反奧加略夫聯盟的成員有副總理克列巴諾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以及工業與科技部 (Ministry for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副部長雷波塔 (Grigory Rapota)，副總理克列巴諾夫屬於普欽的聖彼得

堡幫派系；奧加略夫是葉里欽幫的人馬。

卡西亞諾夫在 2000 年夏天首先試圖削弱克列巴諾夫的地位，工業科技與技術部是屬於總理之下所管轄的部門，2000 年時，東杜科夫 (Aleksandr Dondukov) 開始爲了躲避被逼退而展開鬥爭，克列巴諾夫在 2001 年 8 月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克列巴諾夫計劃針對對外軍售的軍企領導人展開鬥爭且計劃剝奪軍企從對外軍售中獲取的利潤，然而普欽並未阻止克列巴諾夫計劃針對對外軍售的軍企領導人展開鬥爭且計劃剝奪軍企從對外軍售中獲取的利潤，克列巴諾夫的目標在於改革軍企不適當的財務來源，北廠與波廠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之間爭食軍售中國訂單就是克列巴諾夫對軍企領導人展開鬥爭的明證，普欽的親信部下人馬正在積極搶奪葉里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雙方鬥爭激烈，驅逐艦合約也變成了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

在 2000 年 11 月時，普欽簽署了在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與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基礎上建立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ksport) 的法案，同時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總裁奧加略夫被迫去職，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總裁切姆佐夫被任命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第一副總裁；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的副總裁別勒亞尼諾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則成爲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總裁，在普欽執政後，也立刻對外武器出口領域進行調整，更進一步加強了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壟斷地位，該公司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前職業情報人員出身，是普欽的親信，普欽以前在 KGB 的同事別勒亞尼諾夫現任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普欽以前在 KGB 的另一位同事切姆佐夫則任職於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別勒亞尼諾夫和切姆佐夫對總統有極大的影響力，普欽的親信人馬積極搶奪葉里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經資源，普欽制定了改組武器出口和對外軍事技術合作體系的一套方案，該方案一箭雙雕，試圖打破由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壟斷武器出口的狀況，同時對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進行人事手術，消除葉里欽人馬在軍企管理領域的影響，普欽上臺以來，普欽部分改組了政府強力部門，親總統力量把持了國防部、緊急狀態部 (Minist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for Civil Defense, Emergencies and Elimination of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國家安全會議 (Russian Security Council,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等重要職能部門，普欽在強化垂直權力體系的同時，也在全面加強國家對戰略資源的控制，2000 年 12 月 1 日，俄羅斯總統普欽簽署對外軍事技術合作法令，以提高俄羅斯對外軍事技術合作效率，根據這項法令，俄成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委員會向國防部負責，主席由國防部副部長擔任，從 2001 年到 2002 年初，初步形成縱向管理體系，即「俄聯邦總統---俄聯邦工業科學技術部---五個國防局（彈藥局 (Russian Munitions Agency) 、常規武器局 (The Russian Conventional Arms Agency) 、控制系統局 (Control Systems Agency(RASU)) 、造船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 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和航空航天局 (The Russian Aviation and Space Agency) ) 」的管理體系；在對外合作方面，形成「俄聯邦總統---俄聯邦國防部---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羅斯國防局---企業」的總統縱向管理體系，由此看見普欽以建立垂直管理體系以穩固聖彼得堡幫在軍企管理系統中的管理與控制，並且普欽要建立自己的班底派系，他的派系中的新人有米勒 (Alexei Miller)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切姆佐夫與前 KGB 官員別勒亞尼諾夫。

普欽的決定未曾告知卡西亞諾夫總理及克宮秘書長沃洛申有關「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及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合併成爲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一案的 1834 號總統令 (Presidential Decree Edict No. 1834) 」，1834 號合併案總統令的本文則係由國安會秘書長爲謝爾蓋·伊萬諾夫主導，2000 年 10 月底政府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開會時，卡西亞諾夫與俄武公司總裁奧加略夫曾反對合併案，雷波塔（普里馬柯夫的海情局副手）、克列巴諾夫副總理（聖彼得堡幫、主管軍售）及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總裁切姆佐夫則支持成立新公司案。

普欽總統開始規劃新的軍企管理系統，這規劃是由國防部與強力部門共同執行，這新的軍企管理系統賦予國防部在總統的直轄之下具有規劃與執行武器出口政策上一個主要的角色，這顯示出當葉里欽幫漸漸失去其影響力後，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被剝奪了其在政治及行政中的地位而受到裁撤，在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受到裁撤後，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的業務全部移交給俄羅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 (即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之後，其意義等於是葉里欽幫及

其所屬人馬控制下的軍企與控制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聖彼得堡幫之間處於惡鬥的狀況且相互的爭奪資源，並且也意味著聖彼得堡幫與葉里欽家族藉著控制俄羅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及俄羅斯工業品出口公司做為相互鬥爭與競爭的工具，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爲了其商業利益與金錢利潤，而使得這兩個俄國造船廠與克里姆林宮政治派系利益掛勾，金融寡頭與政治派系進行政商勾結，試圖爭取、遊說且搶奪爭食訂單，兩個造船廠可藉以維護其派系利益與財團利益。

聖彼得堡幫人以漸進的方式公然地與卡西亞諾夫和沃洛申對抗，普欽總統感受到來自於葉里欽集團舊勢力的壓力日漸增加，並且普欽總統也決定在葉里欽集團舊勢力成員之間給予不同的利益，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爲了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力，普欽的人事佈局是由周邊親信來鞏固政權，以逐步削弱葉里欽派的影響力，普欽努力消除葉里欽對他的影響，扶植自己的親信把握大權，克宮與政府部門爲了全面掌控武器出口而展開的這場鬥爭，最後由總統大獲全勝，因此由此可見普欽掌握了俄羅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人事任命權，俄內閣就軍事技術合作事務的角色僅存兩項：武器銷售涉及的舉債或國家提供貸款等相關事務，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依新規定係隸屬國防部之下，而國防部則是直接聽命於總統普欽，與舊體系的差異在於，過去委員會乃隸屬工業科技部，由副總理克列巴諾夫負責。

2000 年 11 月普欽組建了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也是普欽一系列的國防工業體制改革中的一環，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組建後卻形成了普欽親信強力部門派控制了該公司，同時也形成了該公司的壟斷，由於受強力部門等安全顧問派管理的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控制了對外出口武器製造訂單的同意權，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等軍工企業，爲了要爭取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對軍售訂單的對外出口武器製造訂單的同意，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等軍工企業，爭相向俄國官員、普欽親信友人普加契夫(Sergey Pugachev)、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關說與賄賂，因此在普欽親信強力部門派控制了該公司後爲了俄中軍售雄厚的利潤而擅自更動了原先要給北方造船廠的軍售訂單決議而引起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相互的爭食訂單，而波羅的海造船廠的靠山是普欽親信、團結黨與副總理克列巴諾夫；北方造船廠是被葉里欽舊政權勢力所掌



控。

這是一場發生在總統辦公廳內部與發生在內閣中兩大派系間(內閣中屬葉里欽家族派系的部長和屬聖彼得堡幫的部長)爲了控制資金流向的戰爭，在這場爭奪戰中強力部門是負責普欽總統與寡頭之間的組織動員，一群舊葉里欽派勢力想要透過接觸克列巴諾夫所控制的部門而獲取財務流向的控制，舊葉里欽派勢力不只想要控制國防訂單，舊葉里欽派勢力還想要獲取武器出口的收入，在伊斯特 (IST; ИСТ) 集團與新專業與概念公司之間的衝突是高層間派系的衝突，伊斯特集團與新專業與概念公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之間的衝突是 2001 年秋天時聖彼得堡幫派系與舊葉里欽家族派系之間深層鬥爭的反應。

聖彼得堡幫與舊葉里欽家族派系是權力力量的結盟，伊斯特集團向有權力的人士進行遊說而對付新專業與概念公司，在軍售弊案中對付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軍企就只有伊斯特集團，外界對伊斯特集團的玩弄媒體的印象是作秀，並且新專業與概念公司運用媒體做爲在很大程度上的掩飾與影響，一些媒體間的攻擊集中在行政與國會的範圍上，影響媒體間的攻擊是記者爲了要使涉入衝突的人受到誤導或是要脅迫涉入衝突的人，而沒有直接針對敵手。

北方造船廠會在 2001 年時被指定爲契約執行商的原因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勒亞尼諾夫與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а) 的意圖與目的而打算要北方造船廠擔任契約執行商，同時普欽總統也呼籲和要求不要給北方造船廠得標，因此北方造船廠甚至失去原本在 2001 年的契約執行權，普欽總統團隊安排設計許多軍售外國的事件使得其可以控制軍售，舊葉里欽派系的特色是有偏袒、起用親戚的文化且與軍企及金融寡頭保持良好關係，在普欽控制了軍企管理系統部門後，舊葉里欽派喪失了對軍工複合體的控制，因此經官派 (Economic Advice bloc) 與安官派 (National Security bloc) 兩派自然會爭取政經資源以求生存，經濟顧問派的龍頭則爲總理卡西亞諾夫；安全顧問派的龍頭則是克列巴諾夫，在這兩大派系的背後，又都各擁有一個龐大的財團支持，與卡西亞諾夫聯盟的財團與公司則是波塔寧與普加契夫支持的北方造船廠；與克列巴諾夫聯盟的財團與公司是波羅的海造船廠。

卡西亞諾夫與克列巴諾夫爲了在俄國軍售驅逐艦的軍售案中爭取到主導權與決

策權而發生了鬥爭，進而引發了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之間的相互攻擊與抹黑衝突，北廠的策略之一是先行充實實力並詳實擬定方案與支付費用，北廠在擬定方案及支付費用之後，爲了可順利在招標委員會中得標所採取的策略之一便是服從決策方國防部的要求清償國債，北廠如此的舉動的目的是加強與國防部之間的互動並促使國防部可順利將訂單給予北廠，北廠最先採行的策略是運用其政商關係，北方造船廠透過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普加契夫、卡西亞諾夫之間的政商關係及利益的交換而向俄國造船局施加壓力，而向俄國造船局運作與遊說，因此卡西亞諾夫最初的決定是由北方造船廠得標且俄國造船局屬意北方造船廠得標，北方造船廠對於國債補償一事，北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略是由北方造船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產委員會 (Stat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Property) 等單位一起協調，而簽約前夕北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略便是積極的透過政商關係向決策部門關說及遊說，北方造船廠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說與運作軍售決策，因此北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利益上的互換，隨後就由卡西亞諾夫下令後俄國造船局將訂單轉交給北廠。

在北廠的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 Кузык) 售股給普加契夫一事上，在北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略上，由於波塔寧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與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 及普加契夫同時都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因此庫責克與北廠利用了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及普加契夫做爲其向外關說遊說利益的管道，庫責克售股給普加契夫的另一用意是庫責克希望利用普加契夫與聖彼得堡幫的良好關係而爲其遊說與關說，普加契夫與普欽的得力助手伊戈里·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 建立了很好的合作關係，庫責克售股給普加契夫的目的就是利用普加契夫與謝欽的良好關係爲其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說，普加契夫與楚拜斯及波塔寧都是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成員，其次三人也都是北廠的股東及控制人，因此北廠在葉里欽幫中的勢力可說擴及到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北廠的軍售收入是楚拜斯及波塔寧的主要財務來源，因此北廠憑藉葉里欽幫的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北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

在契約談判與議定過程中，北方造船廠的策略是北方造船廠威脅利誘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以 1.4 億美元的價格簽約，北方造船廠運用其政商關係，並且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說與運作軍售決策，顯然北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利益上的互換，也就是說北廠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向俄國造船局、卡西亞諾夫總理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列·別勒亞尼諾夫等人關說遊說，因此俄國造船局、卡西亞諾夫總理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列·別利尼亞諾夫等決策者願將訂單給予北廠。

在北廠與國防部協議造船費用上，北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略是企圖以費用協議方式，北廠讓渡給俄國國防部較少的費用分配，在此費用分配下北廠以其與俄國國防部之間的政商關係，與俄國國防部進行利益的交換，北廠希望以此換取俄國國防部將訂單給予北廠，在俄國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團結黨 (Unity) 黨團召集人別赫金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調查一筆與北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金發現北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北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說北方造船廠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說與運作軍售決策，聯邦西北區仲裁法院 (Arbitration Court) 已發現到俄國財政部未經授權，俄國最高檢察官也已調查了北方造船廠積欠國庫 60.39 億，北方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於 1998 年春時簽訂合作造艦的協議，在北方造船廠履行契約之後，北方造船廠應該退還剩餘的聯邦預算款項，但國防部只好一直忍耐著而不做聲色。

### 評析北廠的策略

(一) 因為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列·別勒亞尼諾夫所決策的，但是之後普欽見到訂單最後由北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由此可見庫責克與北廠利用了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及普加契夫做為其向外關說遊說利益的管道的策略是失敗了。

(二) 北方造船廠售股給普加契夫，北廠企圖藉普加契夫換取獲得訂單的助益與機會，然而普加契夫不會笨到破壞他與政府和普欽之間的關係，因此北廠此策略是失敗

的策略。

(三)北方造船廠透過與武器出口部門、媒體、卡西亞諾夫、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普加契夫及波塔寧等之間的政商關係，北廠給予金錢或股權給武器出口部門、媒體、卡西亞諾夫、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普加契夫及波塔寧等人，希望藉此換取在招標中可以得標的機會。

(四) 庫賈克售股給普加契夫的目的就是利用普加契夫與謝欽的良好關係為其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說，北廠憑藉葉里欽幫的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北廠爭取軍售訂單一事上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做為支援。

#### **波羅的海造船廠的主張與策略**

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羅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一事來看，可以說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羅的海造船廠的得標是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所決策與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是要對付北方造船廠，波廠及其股東遊說克列巴諾夫後運用其影響力透過克列巴諾夫進而使得俄造船局再加以考慮，波羅的海造船廠憑著副總理克列巴諾夫所領導的招標委員會的幫忙而得標了，整件弊案都是由普欽下令及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和副總理克列巴諾夫主導，克列巴諾夫在收取波廠的回扣及金錢後將北廠積欠使用費的資料給予別赫金，同時別赫金也收取波廠的好處後而在俄國家杜馬中將北廠積欠使用費的弊案爆發後企圖使波廠得標，所以波廠的策略便是以金錢收買了克列巴諾夫與別赫金為波廠進行獲取訂單的計劃，波廠的策略是在招標前夕賄賂關說別赫金，並且唆使別赫金在招標前查辦北廠的貪污案而意圖促使北廠沒有得標。

俄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年底時就開始著手推動圍繞在北方造船廠的醜聞，波羅的海造船廠與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的政商關係相當良好，波羅的海造船廠遊說克列巴諾夫，波羅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美元給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列巴諾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波廠的策略是遊說與關說了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後，2002 年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俄國聯邦造船局局長波斯佩羅夫、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

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令庫羅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做成了一些決議與決策後將訂單給予了波羅的海造船廠。

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等於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加上克列巴諾夫的人馬，同時由於以 KGB 為首的安全部門與強力部門是控制軍售決策部門的主要勢力，因此波廠與安全強力部門及聖彼得堡幫的關係良好，從中穿針引線的人是克列巴諾夫，因此波廠關說了俄國武器出口決策部門且與其交換利益後獲取了訂單，招標委員會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羅的海造船廠的勝利不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廠對造船的利益條件提出較有利的條件所致，波羅的海造船廠也得到了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之間以金錢換取合作的關係與契機，這可以說是波羅的海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之間進行政商勾結，並且波羅的海造船廠也可藉以維護其派系利益與財團利益。

波廠爲了贏得招標，波廠在廠內製造過程中採用的策略是壓低成本，波羅的海造船廠的施工成本是比其他兩家還要低，同時波羅的海造船廠推動大規模產品生產過程的現代化和造船技術的運用，在軍售弊案中對付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軍企就只有伊斯特集團，外界對伊斯特集團的玩弄媒體的印象是作秀，並且新專業與概念公司運用媒體做爲在很大程度上的掩飾與影響，一些媒體間的攻擊集中在行政與國會的範圍上，影響媒體間的攻擊是記者爲了要使涉入衝突的人受到誤導或是要脅迫涉入衝突的人，而沒有直接針對敵手，因此波廠與 TVTs channel 合作聯手將別赫金在國家杜馬中質詢一事批露出來，伊斯特集團(攻擊方)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攻勢，一些媒體間的攻擊集中在行政與國會的範圍上，影響媒體間的攻擊是記者爲了要使涉入衝突的人受到誤導或是要脅迫涉入衝突的人，而沒有直接針對敵手。

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而由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執行，普欽的親信部下人馬積極搶奪葉里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雙方鬥爭激烈，驅逐艦合約也變成了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普欽的策略首先就是先搶奪俄國軍售出口決策階層的控制權；其次普欽整肅葉里欽遺留下來的軍企寡頭(Arms sale oligarchy) 勢力，建立以國家安全團隊爲主幹的軍售中國的決策執政團隊，以鞏固其政權基礎，普欽總統團隊安排設計許多軍售外國的事件使得其可以控制軍售，在普欽控制了軍企管理系統部門後，舊葉里欽派喪失了對軍工複合體的控制，因此經官派與安官派兩派自然會爭取政經資源以求生存，普欽在控制軍售決策階層後的另一個策

略，也就是說普欽想要透過控制與監督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而垂直掌控與管理俄國的軍企寡頭。

普欽的人事佈局是由周邊親信來鞏固政權，以逐步削弱葉里欽派的影響力，伊斯特集團與新專業與概念公司之間的衝突是 2001 年秋天時聖彼得堡幫與舊葉里欽家族派系之間深層鬥爭的反應，聖彼得堡幫與舊葉里欽家族派系是兩股極大的勢力，普欽總統也呼籲和要求不要給北方造船廠得標，因此北方造船廠甚至失去原本在 2001 年的契約執行權。在這場爭奪戰中強力部門是負責普欽總統與寡頭之間的組織動員，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及克列巴諾夫等人便開始籌劃搶奪北廠得標的計劃，同時由於北廠的得標資格本身也具有爭議，所以普欽政府寧可祕而不宣，北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了總額為 1 億 8262 萬盧布的國債清償進度表，但是因為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的干預，合約最終還是轉給了波羅的海造船廠，北廠的使用費弊案在俄國會中被揭穿與調查是別赫金的策略與任務，聖彼得堡幫控制下的軍售決策階層的策略是先使北廠因使用費弊案而製造出北廠不適得標的氛圍，之後的策略就是由財政部及克列巴諾夫奉命分頭進擊，財政部依法公告北廠不適合得標之因，之後克列巴諾夫便計劃籌設招標委員會，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則受到指示及壓力後便推動推薦波廠的事宜以掩人耳目，而招標委員會 (tender committee) 便由俄武公司而決議由波廠得標，上面所有的計劃與策略都是在普欽要求限制北廠得標後發生，因此充份顯示出上述所有的策略均由普欽下令而由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與克列巴諾夫規劃與執行的鑿痕。

聖彼得堡幫人士在普欽下令要限制北廠得標後就開始推動北廠醜聞的弊案並且企圖使北廠落選，新總統普欽及其隨從派系聖彼得堡幫通過俄國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體系而對軍工企業予以控制，因此在北廠與波廠搶奪訂單中，波廠在聖彼得堡幫人士的幫助下得標，聖彼得堡幫的策略有二：首先是在軍售決策階層中的聖彼得堡幫人馬在表面態度上是順從卡西亞諾夫的決策，但私下已開始策劃與運作限制北廠得標的步驟與計劃；其二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在收到普欽限制北廠得標的命令後就開始籌劃並且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及造船局等單位做好了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聖彼得堡幫的策略除了由別赫金在俄國家杜馬中揭發北廠醜聞而使其落選外，同時克列巴諾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試圖另召開招標委員會並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波廠得

標而使北廠落選。

北方造船廠會在 2001 年時被指定為契約執行商的原因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勒亞尼諾夫與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的意圖與目的而打算要北方造船廠擔任契約執行商，這一方面是表示俄國履行與中國的軍售協議的國際條約的義務，另一方面也給予普欽及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等人籌劃的空間及時間，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羅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一事來看，可以說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羅的海造船廠的得標是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所決策與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是要對付北方造船廠。

克列巴諾夫打算要對付從武器出口中謀取獲利的軍工企業，克列巴諾夫的策略是透過別赫金及俄國武器出口決策部門雙管齊下為波廠運作，並且藉此與北廠及卡西亞諾夫相互鬥爭，對克列巴諾夫而言，一方面他礙於公務而必須批准北廠參與購艦的交涉與談判，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則是他企圖先使北廠過關後再擬另外的招標委員會搶奪訂單的得標，同時為了使北廠的落選有其正當性的理由及原委，克列巴諾夫以其職務之便向別赫金提供北廠使用費未繳納國庫的貪污案，進而使別赫金在俄國會中揭穿及調查北廠貪污醜聞後使北廠落選，但是克列巴諾夫由於在軍售決策層級及決策權力上仍不如國防部部長及副部長，從招標委員會成員都是克列巴諾夫與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可以得知，招標委員會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與克列巴諾夫共同主導招標委員會，因此克列巴諾夫的策略是聖彼得堡幫人惡鬥葉里欽派策略的一環，也就是說普欽見到訂單最後由北廠獲得後，普欽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因此普欽在 2001 年 2 月 5 日得知北廠得標後就要求限制北廠得標，在普欽呼籲限制北廠之後接連發生了別赫金在俄國家杜馬提出北廠使用費貪污案調查；以及俄國武器決策部門在 2002 年 1 月初的兩次對北廠資格的審查；2002 年 1 月 19 日的克列巴諾夫的招標委員會等事件，顯然普欽總統親自主導了限制北廠的得標及弊案，而克列巴諾夫及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則負責策劃與整體策略運作。

俄國造船局迫於形勢而順從卡西亞諾夫指定北廠為合約執行商的命令，在北廠造艦案上的決議已經在 2001 年 2 月 5 日被俄國造船局所接受，2001 年 4 月，也就是在

契約開始運作與醞釀的時候，俄國造船局就已經開始決定由北方造船廠為中國造船，同時俄造船局也接受俄國防部的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而準備好要搶奪北廠的訂單，俄國造船局是負責執行普欽總統、俄國防部部長伊萬諾夫及克列巴諾夫的策略與計劃。

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領導人別赫金已經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對抗舊葉里欽勢力的政治影響力，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領導人別赫金是為國家杜馬選舉而對抗北方造船廠，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 (committee of Audit) 在北方造船廠與波廠之間的衝突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金調查一筆與北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金發現北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北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說北方造船廠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說與運作軍售決策，因此北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利益上的互換，別赫金與波廠之間有了金錢上的利益收受及利益交換之後，別赫金是負責國會方面使北廠的醜聞曝光後，進而使北廠無法得標，在此同時俄國國家杜馬在 2002 年 1 月 3 日契約簽訂之後成立了北方造船廠債務處理委員會，北方造船廠債務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北方造船廠 182 億盧布的債務問題，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金調查一筆與北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金發現北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北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說北方造船廠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說與運作軍售決策，因此北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利益上的互換，北廠因為別赫金調查出北廠積欠使用費的弊案後而落選。

#### **普欽政府基於上述各因素考量而產生的軍售中國政策有：**

一、禁止出售高敏感的先進武器給中國：基於長久以來對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顧慮，俄羅斯領導人對軍售中國的武器種類和精密程度仍設下若干限制，另一方面由於俄國國防部部長謝爾蓋·伊萬諾夫及普欽都是聖彼得堡幫的人，因此聖彼得堡幫及強力部門在俄國軍售中國政策上是主張限制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俄國軍售中國防衛性武器的決策是由普欽所決議後交付國家安全會議討論，並由國防部執行，為徹底實施軍售防衛性武器給中國的政策，因此在質的管制方面，俄羅斯避免出售極為尖端的軍武裝備，以免中國在武器技術研發上超越俄羅斯，反而形成俄羅斯南



方的威脅。

二、出售新式武器政策：俄國政府在 2001 年 2 月時，就開始對中國軍售防衛性武器政策已有變動的情況出現，由完全禁止出售高科技武器的出售防衛性武器政策轉變到具有高科技性質的攻擊性武器，但是在武器性能上不算是非常好的高科技武器，也就是說轉變到只出售較為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俄國的軍售中國政策的決策階層受到聖彼得堡幫及其所屬的強力部門以及葉里欽幫的人所干涉並且受到以此兩個團體(葉里欽幫及聖彼得堡幫)的政商關係而形成，因此受到政治派系及現實利益的影響下，莫斯科不斷向北京出售較為精密先進武器，這是因為俄羅斯軍工綜合體的發展只能依靠向中國出口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而生存的緣故，在俄國軍售中國政策(Russia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中，在普欽的主導決議下，從 2000 年初到 2001 年初之際，俄國對中國軍售政策仍定調在只出售防衛性武器 (Defense weapon) 給中國，俄國政府在 2001 年 2 月以前是完全不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而後轉變到在 2001 年 2 月後是出售較為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到了 2002 年 12 月之後，俄國軍售中國政策轉變為完全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並且俄國還與中國合作研發高科技武器，2004 年 4 月，由於面臨歐盟 (EU) 國家的競爭壓力，俄對中國軍售政策已出現一些鬆動，可能取消對中國出口高精確度武器的限制，或和中國共同研製這些武器。

三、擴大軍事技術合作政策：2000 年初，代總統普欽會面遲浩田，同時遲浩田也會見了總理卡西亞諾夫，雙方在軍事合作方面達成以下共識：軍售範圍擴大、軍事技術合作升級等等，2000 年的 1 月中旬，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再度訪俄，與俄國防部長謝爾給也夫 (Igor Dmitriyevich Sergeyev; Игорь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ергеев) 舉行正式會談，雙方並簽署了《中俄兩國國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軍事領域合作的相互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between Russia and P.R.C.) 》，這意味著俄羅斯軍隊基本上不採購新式武器，只有依靠向中國出售武器才可以將俄羅斯的軍工企業保存下來，並且在中俄軍火貿易規模擴大的事實上保持現有的雙方軍火貿易規模的基礎上將這一規模進一步擴大或者是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四、重印度輕中國政策：俄羅斯向中國出售的是它已裝備的武器，而印度則得到與俄羅斯設計局共同研製的更先進的武器系統，原因在於根據俄羅斯軍事政治學說，印度在很長時間內將不是潛在的競爭對手，俄羅斯在出售武器給予中國的同時也出售

軍火給予印度，這顯示出普欽認為爲了充實國庫而軍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以賺取外匯，但爲了避免中國對俄國國安的威脅，以軍售上的差別待遇來使印度制衡中國。

### 政商關係與利益交換

俄國造船廠與克里姆林宮政治派系利益掛勾，在俄國對中軍售上爲了贏得訂單而運用其政商關係，在俄對中國軍售弊案中，沃洛申集團與北方造船廠之間的政商互動關係以及聖彼得堡幫與波羅的海造船廠之間的政商互動關係則爲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形成之關鍵，佛洛申集團(經濟優先派/葉里欽人馬/莫斯科幫：卡西亞諾夫/沃洛申派 ((Economic Advice bloc)/(Yeltin Bloc)/(Kasyanov-- Voloshin Bloc)) 的形成與成員是以葉里欽時期金融寡頭 (Financial Oligarchy) 及軍企寡頭 (Arms sale oligarchy) 等的葉里欽幫勢力爲主，聖彼得堡幫是普欽總統的人馬與派系，聖彼得堡幫的成員遍及軍企、媒體、俄國武器出口部門、國會及政府內閣與總統辦公廳內部，經濟顧問派的龍頭則爲總理卡西亞諾夫；安全顧問派的龍頭則是克列巴諾夫，在這兩大派系的背後，又都各擁有一個龐大的財團支持，與卡西亞諾夫聯盟的財團與公司則是波塔寧與謝爾蓋·普加契夫支持的北方造船廠；與克列巴諾夫聯盟的財團與公司是波羅的海造船廠。

由於葉爾欽派不能駕馭普欽，他們遂透過媒體的運作，意圖建造出一個「反普欽的政治聯盟」，他們串聯反對黨，並提供金錢，同時也因爲意識型態與領導人物的緣故而產生了兩個克里姆林宮派系，葉系家族的政治代言人是總理卡西亞諾夫和總統辦公廳 (Russian President's Office) 主任沃洛申，沃洛申與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蘇爾科夫 (Vladislav Yuryevich Surkov) 被認爲葉利欽家族的代言人，是自由派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靠山，俄羅斯寡頭政治集團 (Oligarchy) 是葉利欽執掌政權時期形成的一個特殊產物，政權需要寡頭手中控制的資金和新聞媒體的支持，以便在與反對派鬥爭中爭取主動；軍企寡頭及金融寡頭也需要政權的保護和支持，以最大限度地掠奪國家資產，壯大自己的力量，於是，俄政壇出現了政權、商業和新聞媒體相互融合「三位一體」的現象，其核心便是所謂的葉里欽家庭集團 (Yeltin Bloc or Yeltin family) 。

俄總理卡西亞諾夫是沃洛申的忠實盟友，由於沃洛申大力支持卡西亞諾夫，而使得俄總理卡西亞諾夫的政治影響力擴展許多，與沃洛申集團有極深關係的七大寡頭分別是別列佐夫斯基 (B.Berezovsky;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 的羅卡瓦斯集團

(LogoVAZ; ЛогоВАЗ) 、波塔寧的奧涅克西木銀行 (Oneksim Bank) 集團、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iy; 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的梅納切普集團 (Menatep bank; Менатеп банк) 、古辛斯基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Gusinskiy; V.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синский) 的橋集團 (MOST; МОСТ) 、弗里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Михаил 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 的阿爾法集團 (Alfa; Альфа) 、斯摩連斯基 (Aleksandr Pavlovich Smolenskiy;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Смоленский) 的首都儲蓄銀行 (Stolichny Bank, SBS Agro Bank; СБС-Агро банк) 、維諾格拉多夫 (Vladimir Viktorovich Vinogradov;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 的印科姆銀行集團 (Inkombank; ИНКОМ банк) ，卡西亞諾夫爲了聯繫俄國行政體系與俄國企業家範圍之間的溝通與運作；利益上的結合；將經濟政策引導到預設的目標上而組成了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做爲一個商業團體是代表著許多企業寡頭的利益，普欽通過給實業家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將寡頭們組織在一個新的組織——「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裏，以便爲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效勞，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是葉里欽派的大本營，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包括有班杜齊德茲 (Kakha Bendukidze) 、瓦德寧 (Ruben Vardanian) 、傑里帕斯卡 (Oleg Deripaska) 、伊夫杜先科夫 (Vladimir Evtushenkov) 、馬牧特 (Alexander Mamout) 、莫達修夫 (Aleksei Mordashov) 、波塔寧、傅利德曼、霍多爾科夫斯基和楚拜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已變成將克宮的想法與利益送達到國家杜馬的媒介，從總統辦公廳到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與其他協會的合併等事，中很明白的顯示出克宮企圖尋求在克宮的全面控制下組成一個全面性的企業家垂直管理系統的意圖。俄已成立了隸屬於政府的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大部分軍企及金融工業寡頭都參加了這一組織，並且推舉總理卡西亞諾夫爲該協會主席，企業家與寡頭爲了他們的利益能夠與克里姆林宮相互配合而遊說，軍企寡頭及金融寡頭與企業家們爲了他們的利益而遊說了國家杜馬、聯邦會議、俄羅斯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以及在俄國總理主持下的企業家會議，甚至國際工業銀行總裁普加契夫在傳言中被說成是普欽的好友，普加契夫是俄聯邦會議 (Federation Council) 議員。

俄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年底時就開始著手推動圍繞在北方造船廠的醜聞。兩個造船廠之間的對立是在聯邦的軍企機構和

大眾傳播媒體間的競爭與衝突，在兩個造船廠之間團體的對立與衝突與日俱增，這是因為歸因於兩個官僚派系之間的競爭，兩個官僚派系是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與新總統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兩個官僚派系都有其各自所控制的造船廠，在 2002 年的俄國政治派系鬥爭中有兩大派系正劇烈的對抗：一個是沃洛申集團 (Voloshin Bloc)，該集團是以沃洛申、卡西亞諾夫、阿克肖年科 (Nikolay Aksenenko) 結合的派系；另一個派系是克列巴諾夫集團 (Klebanov Bloc)，該集團是由庫德林 (Alexei Kudrin)、葛列夫 (German Oskarovich Gref;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克列巴諾夫等人結合而成的派系，在這些政府內閣的派系背後都有大型的俄軍企及金融寡頭控制著，2002 年俄國政壇局勢已演變成卡西亞諾夫總理對抗庫德林，以及楚拜斯和總統辦公廳主任沃洛申之間的對立衝突，聖彼得堡幫人以漸進的方式公然地與卡西亞諾夫和沃洛申對抗。

### 軍售中國高科技武器的爭論

在俄國政府中有是否要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的爭論，此爭論也因而分為贊成派及反對派兩派，反對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的是聖彼得堡幫及以國防部為首的安全顧問派；贊成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的是以沃洛申及卡西亞諾夫總理為首的葉里欽幫，現將兩派的看法及意見敘述如下：

### 國防部與安全顧問派的意見

由於俄羅斯軍方一直將中國看成是未來潛在的敵人和對手，所以在是否應該取消某些限制，更激進地改變向中國出售軍火的特點以及將新一代先進軍事技術賣給中國的問題上，俄羅斯目前還猶豫不決，無法做出最後決定，俄羅斯內部對此有所激烈爭論，俄羅斯內部對中國軍售的爭論激烈，俄國防部及安全顧問派認為軍售中國時應以國安考量為主，因此俄國防部及安全顧問派主張不可以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在俄對中國的武器出口上，俄羅斯國防部基於中國可能會使用俄製武器對付俄羅斯而阻止了中國購買某些先進的俄製裝備和技術，事實上，這是一種俄羅斯版的「中國威脅論 (The argument of China Threat)」，對中俄友好合作極為不利，俄國國防部在意的不是軍售帶來商業利益，俄國國防部所關心的乃是對中軍售對俄國及其盟邦安全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衝擊，因此安官派主張在向中國出口武器時設置限制，不向中國出口高技術武器。

## 葉里欽幫的意見

以沃洛申及卡西亞諾夫為首的葉里欽幫的意見是認為中國無意攻打俄羅斯，中國主要的戰略考慮是其他地方，在今後 15 年、20 年裡，對俄羅斯來說，不存在中國威脅的問題，因此俄羅斯完全可以放心地賣武器給中國，中國已經到了一定要使其軍事力量和其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相匹配的時候了，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中國最終還是會發展成爲一個軍事強國，所以，即使俄羅斯不向中國出售武器，中國也完全可以從其他國家得到所需要的武器系統，那麼，與其坐視其他國家捷足先登，不如由俄羅斯佔領這個市場，再者，通過出售武器，俄羅斯還可以以零配件的供應、武器系統的維護以及人員訓練等對中國保持某種制約。

在俄國政府中有兩派爲了爭奪政治控制權與軍工出口貿易的決策權，乃至俄國未來走向，其中一派是普欽的經濟顧問派，又稱爲葉里欽幫，包括總理卡西亞諾夫在內，他們主張加強改革以活絡俄國經濟；另一派是普欽的安全顧問派，也就是聖彼得堡幫，其中許多人像普欽一樣是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或其他安全機構高幹出身，他們倡議國家加強對企業和政治實施控制，當中最有權力的兩人是總統府副幕僚長伊瓦諾夫 (Viktor Petrovich Ivanov)，以及總統府秘書長謝欽，普欽的安全顧問已在這場權力鬥爭中占居上風。

在這一場是否要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的爭論中，強力部門是負責普欽總統與寡頭之間的組織動員，聖彼得堡幫與強力部門在這場權力鬥爭中獲勝，強力部門與聖彼得堡幫的獲勝不只導致了資金流向重分配和經濟力的影響範圍，並且也導致改變了領導人的意識型態及其國內外的政策，這一場爭論充份顯示了聖彼得堡幫及強力部門的自主性，因此普欽低估了克宮內部強力部門的獨立性，這是一場發生在總統辦公廳內部與發生在內閣中兩大派系間(內閣中屬葉里欽家族派系的部長和屬聖彼得堡幫的部長)爲了控制資金流向的戰爭。

在 2002 年 1 月 3 日決議由北廠得標前，新概念與專業公司在軍售中國的訂單上遇到了問題，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普加契夫，庫責克出售股權的條件是希望普加契夫有能力能夠保護他免於受到攻擊，庫責克由於受到破產的打擊而運用與普加契夫的夥伴關係增加其政治影響力，庫責克需要普加契夫的政治支援，進而使庫責克可以透過銀行巨大的資金執行訂單並給與普加契夫高額的利潤，由於楚拜斯控制了北方造船

廠，北方造船廠的老闆是庫責克，他所領導的軍工集團「新專業與概念工業控股公司」，被著名的財閥波塔寧所控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被寡頭波塔寧擁有的國際羅斯集團 (Interros Group) 所控制，國際羅斯集團已經投資在北方造船廠，國際羅斯集團波塔寧擁有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投資了北方造船廠，新專業與概念公司被寡頭波塔寧擁有的國際羅斯集團所控制，國際羅斯集團已經投資在北方造船廠，國際羅斯集團波塔寧擁有新專業與概念公司。

普欽政府裏的另一股勢力被稱為「強力人、契卡人 (Cheka) 或聖彼得堡人」，主要由普欽從前在克格勃的同僚，或是他的聖彼得堡老鄉組成，較之於「葉里欽家族人 (Yel'tin family or Yel'tin Clan)」，「聖彼得堡人」是新生代，他們大多比較年輕，是技術型官員，在俄羅斯國內的人氣指數更高一些，而葉里欽家族勢力由於自蘇聯解體以來一直把持著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命脈，與西方建立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因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相對更大，在普欽的總統任期中，普欽逐漸構建起自己的四大權力支柱：西羅維琪、聖彼德堡幫、統一俄羅斯及溫和改革派，通過西羅維琪，普欽控制了俄羅斯的強力部門；通過聖彼德堡幫，普欽控制了克里姆林宮；通過統一俄羅斯黨 (United Russia)，俄國會——國家杜馬變成了普欽的助手；通過溫和改革派，普欽得以推進其經濟改革，普欽的權力靠強力部門與所謂『聖彼得堡幫』等兩大力量支撐，一個是強力部門指得是即內務部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聯邦安全局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RF)、國防部、緊急狀況事務部等等；普欽政權的另一個重要支柱是所謂『聖彼得堡幫』，在俄羅斯高層領導中，許多都來自聖彼得堡，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領導人別赫金及副總理克列巴諾夫都是聖彼得堡幫的成員，普欽大權在握，高高在上；軍隊、國家安全部門和內務部等強力部門的支援是其權力基礎，廣大民意的支援是其社會基礎；通過聯邦政府和政權黨，普欽政權確保了對官僚系統的控制。

普加契夫是安全顧問派的謀思者，普加契夫也是個尋覓普欽的控制與影響的赤卡人，普加契夫被俄國政壇看做是一個克宮內部普欽聖彼得堡幫與葉里欽幫之間鬥爭祕密的幕後領導人，普加契夫親近於普欽總統，普加契夫及其夥伴們都被媒體貼上「新克里姆林宮玩家」的標籤，聖彼得堡幫與葉里欽幫之間的鬥爭被當做是在舊派與新派之間影響力的戰爭，普加契夫是俄國最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中的一位，普加

契夫決心專注在政治上，對他而言爭取一個政治地位比起為他的銀行遊說更具吸引力，普加契夫以停止他與葉里欽派寡頭間的親密關係來展現他對普欽的忠誠，聯邦會議主席米蘭諾夫 (Sergei Mironov) 是普欽的盟友，普欽曾壟絡土瓦 (Tuva) 共和國在聯邦會議的代表，土瓦共和國在聯邦會議的代表並不是來自於土瓦而是來自於聖彼得堡，普欽所壟絡的土瓦共和國在聯邦會議代表是納魯索沃 (Lyudmila Narusova) 和俄國際工業銀行 (Mezhprombank'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總裁普加契夫。

兩個造船廠之間的對立是在聯邦的軍企機構和大眾傳播媒體間的競爭與衝突，在兩個造船廠之間團體的對立與衝突與日俱增，這是因為歸因於兩個官僚派系之間的競爭，兩個官僚派系是舊葉里欽克里姆林宮勢力派系與普欽及其聖彼得堡幫，兩個官僚派系都有其各自所控制的造船廠。俄羅斯形成了掌握經濟命脈的七大壟斷財團，通過其擁有的大新聞媒介影響社會輿論，提供政治資金和安插內線關係操縱政府決策。俄羅斯總統普欽已在全國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經濟整頓運動，整頓的目標主要是金融和工業寡頭控制的一些大企業，這表明普欽已經與以前操縱俄政壇的金融與軍工業寡頭公開分裂。

在軍工企業之間的媒體戰主要是對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領導上的不信任，全部的媒體戰都是從 2000 年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高層改組後而開始爆發，這些軍工企業間的媒體戰都是成形於廣泛而複雜媒體的背景 (context)，且軍工企業間的媒體戰也取決於敵對派系為了控制武器出口的資金流向而採行的遊說與運作，在軍工企業之間的媒體戰，在媒體對政府機關迅速的調查後，伊斯特集團(攻擊方)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攻勢，而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還擊攻勢是對外表示其有較好的品質以及對外宣稱其有廣泛的影響力，兩家造船廠之間的戰爭已被許多錯誤的資訊與諸多的遺漏所誤導，從危機一開始時，三個攻擊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鼓動教唆者---波羅的海造船廠、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列巴諾夫副總理，由於庫責克受到媒體的誤導，新專業與概念公司堅持拒絕涉入此事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並沒有立刻認清敵手，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總裁庫責克相信是跨區域投資銀行 (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Bank, IIB) 及其所屬的楊塔造船廠首先掀起對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攻擊，跨區域投資銀行在與國有企業莫斯科直升機工廠對抗衝突時，跨區域投資銀行在遊說、立法、媒

體影響上已有相當充足的經驗。

支持波羅的海造船廠的人，包括普欽的親信政團「團結聯盟」在國家杜馬領導人別赫金、以及俄羅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的副總理克列巴諾夫，2001年3月29日以後到2001年底以前，別赫金已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葉里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葉里欽派的人相互協調，克列巴諾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科甘(Vladimir Kogan)與政府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庫德林、政府負責國防工業事務的副總理克列巴諾夫關係都很好，在招標委員會的五個成員當中有四個與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有直接的隸屬關係及直接的人際友好關係，因此可以說該招標委員會是由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所主導成立的，且由克列巴諾夫召集的招標委員會，所以整個聖彼得堡幫是全力支持波羅的海造船廠得標，並且由於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角色是聽令於普欽總統，也就是說普欽總統透過武器出口部門的垂直管理控制體系，進而由伊萬諾夫與克列巴諾夫召開招標委員會進行爭奪訂單的行動，最後由聖彼得堡幫及其武器出口部門將訂單給予了波廠，副總理克列巴諾夫屬於普欽的聖彼得堡幫派系，克列巴諾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總經理謝爾蓋·切姆佐夫、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領導人別赫金都是支持波羅的海造船廠。

波廠與克列巴諾夫及其集團和友人時常保持非常良好的溝通與關係，在聖彼得堡幫中與波廠保持非常親近而良好關係的官員以伊萬諾夫為首的武器出口部門及克列巴諾夫、庫德林、葛列夫；以及克列巴諾夫主管的五個軍企局處；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領導人別赫金已經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對抗舊葉里欽勢力的政治影響力，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領導人別赫金是為國家杜馬選舉而對抗北方造船廠。由於團結黨是普欽支持的政黨，也是支持普欽的政黨，在俄國對外軍售的審核程序中必須經過俄國國家杜馬議會的審核，因此波廠在長年對外軍售的業務中勢必是與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有所交好及良好關係。

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隸屬於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直接接受普欽總統的命令，因此對聖彼得堡幫及普欽來說，聖彼得堡幫及普欽要掌控俄國對外及對中軍售的決策就必須先掌控國防部及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是德米特裏耶夫，德米特裏耶夫是國防部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他也是聖彼得堡幫的人，另一方面，普欽要建立自己的班底派



系，他的派系中的新人有米勒、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切姆佐夫與別勒亞尼諾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在普欽上任後就任命由別勒亞尼諾夫出任，因此俄國武器出口管理部門全部都由聖彼得堡幫人所占據與管理，值得一提的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也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所以整個俄國武器出口部門都歸於普欽及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兩人的控制之下，國防部長伊萬諾夫也是聖彼得堡幫的人馬，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在軍火交易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也因此國防部對於對外輸出軍備的立場有了轉變，因此在普欽及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所控制下的俄國武器出口部門，普欽與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之間在俄國武器出口決策機制的運作中，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伊萬諾夫，而由伊萬諾夫執行，普欽的策略是先將軍售武器業務的主管單位由國防部接收，然後普欽派任同樣是聖彼得堡幫的謝爾蓋·伊萬諾夫及德米特裏耶夫分別接任國防部部長及副部長之職，此實為普欽逐步得將其勢力聖彼得堡幫放到並控制武器出口部門的策略。

俄國金融寡頭與軍企寡頭都有派出其人馬參選俄聯邦會議代表而當選，以北方造船廠的人馬來看，2002 年的俄聯邦會議代表中的北廠人馬有塔姆伯夫地區 (Tambov area) 的俄國聯邦會議代表國際羅斯集團副總裁科舒列夫 (Nikolay Kosyrev)、印古什 (Ingushetia) 行政區聯邦會議代表別可夫 (Sergey Bekov) 及土瓦地區代表普加契夫，這顯示出一來北廠的軍企勢力在俄國各大地方已深為紮根，並且在俄聯邦會議立法過程中為北廠遊說及立法的代表已占有一定勢力；俄國軍企勢力透過俄聯邦會議席位而控制俄國軍售決策，由於楚拜斯控制了北方造船廠，北方造船廠的老闆是庫責克，他所領導的軍工集團「新專業與概念工業控股公司」，被著名的財閥波塔寧所控制，對北方造船廠而言，控制北廠的普加契夫與波塔寧及其好友楚拜斯都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會員，同時北廠的眾股東及波塔寧的國際羅斯集團業已控制了俄國聯邦會議及該協會，因此可以說北廠透過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及俄國聯邦會議為其軍售利益遊說與立法且藉此控制了軍售決策過程中的一環。

波塔寧與楚拜斯之間的關係密切，楚拜斯和涅姆佐夫 (Boris Efimovich Nemtsov;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操縱波塔寧的歐奈科斯姆銀行和新專業與概念工業控股公司，楚拜斯和涅姆佐夫操縱且擁有北方造船廠，庫責克與普加契夫及波塔寧都是國際羅斯集團的股東，楚拜斯是聽命於沃洛申，也可以說在霍多爾科夫斯基及別列佐夫斯

基被捕後，楚拜斯在沃洛申集團的政商關係中是站在最重要的地位，楚拜斯的右翼勢力聯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長期接受霍多爾科夫斯基在資金上的支助，因此楚拜斯的人脈擴及了北方造船廠、俄國聯邦會議、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國際羅斯集團、沃洛申集團與葉里欽幫、右翼勢力聯盟，其中國際羅斯集團與北廠都是楚拜斯的財庫；楚拜斯透過對右翼勢力聯盟的捐款使右翼勢力聯盟的議員為其在上下議會遊說；楚拜斯也透過普加契夫 (Sergey Pugachev) 及國際羅斯副總裁等人而使其在聯邦會議中獲得軍售決策的控制，同時由於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是葉里欽幫的大本營，因此 2000 年到 2003 年楚拜斯在沃洛申集團中的地位可說是舉足輕重，並且也因為楚拜斯與沃洛申的政商關係及互動關係良好，因此楚拜斯的地位與角色是葉里欽幫與沃洛申集團政商關係的操盤手與樞紐，也可以說沃洛申集團的政商關係勢力都集中於楚拜斯一身，所以楚拜斯可透過其政商關係影響沃洛申及聯邦會議的決策，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選派代表進入俄國國會而伸展其影響力且為其利益而與俄國政府與國會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聯邦會議代表通常都是在克宮的壓力下被任命，聯邦會議中親沃洛申的代表們使用其行政資源和物資上的允諾以及資金上的誘因來支援沃洛申及葉里欽幫。

由於俄國聯邦會議代表的選舉是在 2001 年底，時值俄中軍售招標之際，同時普加契夫又獲得北廠出售的股權，北廠雖是以股權交換普加契夫的遊說關說的支持，因此普欽壟絡普加契夫的目的極可能是要換取普加契夫放棄對北廠的遊說，同時使普加契夫的立場更為接近聖彼得堡幫，普加契夫對普欽更重要的意義是成為聖彼得堡幫在俄國聯邦會議中的人馬及其支持勢力，2000 年到 2002 年期間，聖彼得堡幫控制了團結黨，並且普欽總統及其聖彼得堡幫也因此控制了國家杜馬，是故波羅的海造船廠可藉由普欽及團結黨、聖彼得堡幫及別赫金而遊說其利益，所以波羅的海造船廠及團結黨成為俄國國家杜馬中最大的軍企勢力，這也顯示出葉里欽幫 (Yel'tin Bloc) 已經喪失了在國家杜馬中的主導權，這也等於是在 2002 年時，北方造船廠及葉里欽幫在軍售決策過程中已經喪失了在國家杜馬的決策主導權。

普加契夫與波塔寧捐款給團結黨的目的是買通團結黨的國家杜馬議員；藉捐款政黨為遊說鋪路，同時葉里欽幫也在串聯反對黨，並提供金錢，俄總統辦公廳主任沃洛申是霍多爾科夫斯基及波塔寧等金融寡頭及軍工寡頭的後臺，因此突顯了沃洛申派系

的運作方式是以遊說與關說為主，沃洛申派系以買通國家杜馬議員；藉捐款政黨為金融寡頭、軍企寡頭、沃洛申派系遊說鋪路，並且沃洛申派系藉支助政黨以控制國家杜馬，如上所述的在 2002 年時，北方造船廠及葉里欽幫在軍售決策過程中已經喪失了在國家杜馬的決策主導權，因此沃洛申派系在 2002 年時已經無法藉支助政黨進而控制國家杜馬，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領導人別赫金是為國家杜馬選舉而對抗北方造船廠，因為對團結黨及對別赫金而言，波塔寧支持俄國共黨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蘋果黨 (Yabloko;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 *Rossiyskaya Demokraticheskaya Partiya "Yabloko"*) 與右翼勢力聯盟等三個政黨的財源來自於包括北方造船廠在內眾多的金融與軍工企業的收入，普欽及團結黨與別赫金當然為了 2003 年國家杜馬的勝選而必須切斷俄國共黨、蘋果黨與右翼勢力聯盟等三個政黨從波塔寧等寡頭取得的財源，以免俄國共黨、蘋果黨與右翼勢力聯盟等三個政黨從波塔寧取得更多金錢做為競選資金而對團結黨的競選構成威脅，因此普欽及團結黨與別赫金必須為了團結黨在 2003 年國家杜馬選舉中勝選而對抗北廠，所以在 2003 年的俄國國家杜馬選舉中，在團結俄羅斯黨的 306 席席次中的 45 席是與克宮具有政商關係的金融寡頭和國有企業的官方代表所當選的，在團結俄羅斯黨的 306 席席次中的 64 席是國有企業的股東，因此在團結俄羅斯黨的 306 席中將近三分之一的代表都有其所屬的政商關係。

### 俄國武器出口部門與聖彼得堡幫在弊案中的關係

波羅的海造船廠遊說克列巴諾夫，波羅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美元給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列巴諾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波羅的海造船廠不僅對克列巴諾夫做了大量工作，還唆使國家杜馬代表控告北方造船廠拖欠 3 億美元稅款，並借此重新進行招標，搶奪合約，2001 年 12 月 25 日，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領導人別赫金要求議會的稽核部門、財政部部長庫德林、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機構去指控控訴新概念與專業公司，因此北廠與波廠之間為爭奪訂單而發生的弊案，是聖彼得堡幫人士所發動的事件，也就是說普欽在派任聖彼得堡幫人占據且控制了俄國武器出口部門後，對普欽而言，普欽的意圖是要取得俄國武器部門的控制權以及俄國對中國武器出口及售武所得的外匯資源，因為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

裁安德列·別勒亞尼諾夫所決策的，但是普欽見到訂單最後由北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這等於是普欽做出了要由波廠得標的決策，很自然波廠在受到誘惑及鼓舞後，便開始與聖彼得堡幫所控制的俄國武器出口部門一起合作進而取得訂單，在招標委員會的五個成員當中有四個與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有直接的隸屬關係及直接的人際友好關係，因此可以說該招標委員會是由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所主導成立的，同時依照職位高低及對武器出口熟悉程度來看，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是直屬於普欽，並且德米特裏耶夫是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因此克列巴諾夫是無法超越伊萬諾夫而主導該招標委員會，因此克列巴諾夫的角色只是負責執行的角色。

### 北廠與波塔寧之間的政商關係

國際羅斯集團在收購了新專業與概念公司後而轉型成為軍工企業，波塔寧的國際羅斯集團的旗下企業有北方造船廠、莫斯科雷達工程工廠 (Moscow Radio Engineering Factory)、科夫洛夫德古拉耶夫機械工廠 (Degtyarev Mechanical Plant (Kovrov)) 以及列寧格樂光學廠 (Leningrad Optomechanical Association) 和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楚拜斯和涅姆佐夫操縱波塔寧的歐奈科斯姆銀行和新專業與概念工業控股公司，所以楚拜斯和涅姆佐夫操縱且擁有北方造船廠，楚拜斯是聽命於沃洛申，也可以說在霍多爾科夫斯基及別列佐夫斯基被捕後，楚拜斯在沃洛申集團的政商關係中是站在最重要的地位，楚拜斯的右翼勢力聯盟長期接受霍多爾科夫斯基在資金上的支助，楚拜斯在俄羅斯政壇上具有相當高的影響力，在軍售的遊說過程中，楚拜斯絕對是無法錯過的環節，2000年普欽上台後，楚拜斯憑藉過去與普欽的私人交情，在普欽的智囊團中更少不了楚拜斯，在未來仍然需要注意這位在俄羅斯政壇中具有高度生存能力的人，因此楚拜斯可利用其在沃洛申集團中良好的關係為波塔寧及庫賈克的北方造船廠爭取到軍售的利益，庫賈克與普加契夫及波塔寧都是國際羅斯集團的股東，北方造船廠由波塔寧與普加契夫所控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被寡頭波塔寧擁有的國際羅斯集團所控制，國際羅斯集團已經投資在北方造船廠。

奧涅克西姆、橋、梅那捷普三個集團都是以金融為龍頭帶動企業的金融工業集團，危機中這三個獨立的集團中的銀行合併在一起成立羅斯銀行 (Interrosbank)，國際羅斯集團的股東有原梅那捷普銀行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原橋銀行總裁古辛斯基及

波塔寧，因此北方造船廠是由霍多爾科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寧、普加契夫及楚拜斯等大股東所共同持有。

### **北廠與俄國造船局之間的政商關係**

北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利益上的互換，也就是說北廠利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向俄國造船局、卡西亞諾夫總理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列·別利尼亞諾夫等人關說遊說，因此俄國造船局、卡西亞諾夫總理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列·別利尼亞諾夫等決策者願將訂單給予北廠。

### **庫責克與普加契夫的政商關係**

在 2002 年 1 月 3 日決議由北廠得標前，新專業與概念公司在軍售中國的訂單上遇到了問題，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普加契夫，庫責克出售股權的條件是希望普加契夫有能力能夠保護他免於受到攻擊，庫責克由於受到破產的打擊而運用與普加契夫的夥伴關係增加其政治影響力，庫責克需要普加契夫的政治支援，進而使庫責克可以透過銀行巨大的資金執行訂單並給與普加契夫高額的利潤，庫責克售股給普加契夫的另一用意是庫責克希望利用普加契夫與聖彼得堡幫的良好關係而為其遊說與關說。

### **北廠與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由於北方造船廠是被波塔寧與楚拜斯所控制，在北廠的庫責克售股給普加契夫一事上，波塔寧與楚拜斯及普加契夫同時都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因此庫責克與北廠或多或少都利用了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做為其向外關說遊說利益的管道，普加契夫與楚拜斯及波塔寧都是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成員，其次三人也都是北廠的股東及控制人，因此北廠在葉里欽幫中的勢力可說擴及到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北廠的軍售收入是楚拜斯及波塔寧的主要財務來源，因此北廠憑藉葉里欽幫的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北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

### **波羅的海造船廠之政商關係**

東方集團 (伊斯特集團; IST; ICT) 擁有波羅的海造船廠 88.2% 的股權，博利沙可夫 (Alexei Bolshakov) 與亞力山大·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都是東方集團擁有

人，波利麥托企業 (Polymetal corporation) 這一家公司是東方集團的核心控股公司，國防工業實體伊斯特 (ИСТ) 集團公司，總裁為亞歷山大·涅西斯，該集團公司已成為波羅的海造船廠的控股人，伊斯特集團旗下的企業包括有波利麥托公司 (OJSC "Polymetall")、波羅的海造船廠、茵卡斯銀行 (OJSC "Incasbank")、諾莫斯銀行 (CJSC "NOMOS-Bank")、CJSC "IST-Stroy."，波羅的海聯合造船公司旗下結合了波羅的海造船廠、鍋爐建造特別設計局、Aysberg 設計局、礦業機械研究中心等各單位，波羅的海聯合造船公司加盟了伊斯特集團，亞涅西斯集團下有兩個重要的企業：波羅的海造船廠與 Proletarsky Plant，亞涅西斯集團的母公司---伊斯特集團，支持波羅的海造船廠的人，則包括普欽的親信政團團結黨國家杜馬領導人別赫金以及俄羅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的副總理克列巴諾夫，團結黨是由克宮高層授意成立，並獲得普欽的背書支持。

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而交付伊萬諾夫執行，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與總統辦公廳及政府還有克列巴諾夫彼此間有聯繫去提供國家支援軍企武器的出口，因此從 2002 年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俄國聯邦造船局局長波斯佩羅夫、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令庫羅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成員中可得知與波廠有政商關係的人士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俄國聯邦造船局局長波斯佩羅夫、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令庫羅耶多夫等人，同時這些人都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與克列巴諾夫的人馬，所以波廠與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及其人馬以及克列巴諾夫等人的政商關係極為友好，因此波羅的海造船廠與俄國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的政商關係相當良好，其中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俄羅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因此普欽的派系人馬也就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人馬。

為中國提供兩艘 956M 設計圖紙驅逐艦的合約是由聯邦國營企業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總經理切姆佐夫和中國總裝備部軍事採購局副局長周偉，於 2002 年 1 月 3 日正式簽署此軍購合約，波羅的海造船廠的總經理蘇里亞可夫斯基

(O.B.Shuliakovsky) 與亞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ссиса) 擁有的伊斯特集團兩者運用其影響力與政商關係來為他們的利益而改變了整個情勢，別赫金扮演了對北方造船廠相當不信任及抨擊的角色，克列巴諾夫在聖彼得堡的伊斯特集團公司的大樓中宣布將訂單轉給波羅的海造船廠，2002 年 1 月中旬時，儘管俄國國防部在反駁別赫金對北廠的控訴，事實上，接近招標委員會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羅的海造船廠的勝利不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廠對造船的利益條件提出較有利的條件所致。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年底時就開始著手推動圍繞在北方造船廠的醜聞，2001 年 12 月 25 日，當團結黨領袖別赫金已緊急質詢國防部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別赫金反對海軍的運作問題並且對別赫金而言從軍企的金錢收入來源的預算收據是可以查到一些線索，別赫金他想要瞭解為何北廠尚未補償 1999 年到 2000 年為中國造艦的國家預算，克列巴諾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別赫金已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葉里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葉里欽派的人相互協調，庫責克被要求進入國家杜馬備詢，財政部長庫德林及國防部長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與別赫金等人批評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為了使俄國國防部將造船訂單轉移給北廠，而後新專業與概念公司與國防部達成協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用分攤的決議，北廠欠國庫 3 億元，2001 年 12 月 25 日，國家杜馬團結黨領袖別赫金直接質詢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及國家審計部 (Ministry of Audit) 部長史蒂帕申 (Sergey Vadimovich Stepashin; Сергей Вадимович Степашин)、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理別勒亞尼諾夫等人，在 2002 年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的結果宣布後立刻引起了許多尖銳的對立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提出對北方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後，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躁，北方造船廠債務處理委員會成立在 2002 年 1 月 3 日契約簽訂之後，北方造船廠債務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北方造船廠 182 億盧布的債務問題，在 2002 年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了為中國建造兩艘驅逐艦共計 1.4 億元的訂單契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決定將訂單給予北方造船廠，但是波羅的海造船廠與亞涅西斯控制的波利麥托公司 (Polimetall，也是波羅的海造船廠的股東) 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使得俄國造船局對訂單的決議再加考慮。

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念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列·別勒亞尼諾夫所決策的，但是普欽見到訂單最後由北方造船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念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年 1 月 3 日中俄兩國簽約並由俄國武器公司在 2002 年 1 月 3 日決議由北廠得標，2002 年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協議，俄國造船局的調和決策是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接受的，北方造船廠已經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談妥了價格條件並且也與中國政府約定在談判結束之前交付船艦，北廠依據契約須將武器現代化 (weapon Modernization) ，2002 年 1 月 15 日，他們已將參加招標的標單轉移給俄國造船局，2002 年 1 月 15 日俄國造船局、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在經過討論後仍未決定執行訂單，2002 年 1 月 15 日有人提議要組成招標委員會一事但未被接受，對俄國政府而言，不論有無招標委員會，太過熱衷於北廠得標一事勢必必須要解決，2002 年 1 月 19 日的招標委員會前，儘管波廠有一系列的財務問題，但楊塔 (Yantar) 造船廠仍被迫參與招標。

#### **俄中軍事合作加速中國軍事現代化**

武器出口對俄羅斯來說無疑是獲取資金的重要手段，但卻打破了地區的力量平衡，售賣軍備給中國可能嚴重危及亞洲的權力均衡，台海軍力逐漸失衡：中國在引進俄製武器後，軍力現代化程度已呈快速成長，未來將使台海軍力逐漸失衡，如此一來，臺灣將面臨更大的軍備現代化壓力，俄中軍事合作對區域安全 (Regional Security) 造成最直接的衝擊之一便是導致台海軍事緊張與軍備競賽 (Arms race) 的升高。

亞洲各國對俄國軍售中國的態度是擔心會助長中國國防現代化 (Defense Modernization) ，並對區域安全造成衝擊，俄國軍售中國對台灣的影响在於俄國企圖藉由軍售適度地提升中國軍隊的打擊火力，以製造中國與台灣的軍事對峙，進而追求俄國本身的利益，這種作法明顯不利於台灣的安全，面對俄國對中國的軍售，台灣應抱持正確的態度，不必因為中國過度渲染俄製武器性能的宣傳而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忽視中國引進俄國武器的後續發展，台灣並無能力影響或改變俄國軍售中國政策 (Russia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在處於被動地位之際，台灣更應瞭解俄國軍售中國政策的實質意含，並注意俄中兩國軍售關係的發展動態，尤其臺灣必須掌握最新的資訊，以便對中國解放軍做出最正確的判斷，對中國而言，無論是當前打擊台獨



分裂勢力、爭取國際支援，還是遏制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干預，中國都需要俄羅斯的支援，從長遠看，將來一旦中國被迫對台使用武力，俄羅斯可能是在政治上給中國一定道義上支援，也可能是少數願意從軍事上與中國保持一定合作的大國之一。

普欽已不顧軍售可能衝擊美俄關係，決心幫助中國達成戰略目標，俄國以低價出售高科技裝備給中國及鞏固俄羅斯作為中國最大軍火商的地位的策略及政策，中國是各種俄羅斯飛彈的主要買主，中國也已採購現代級驅逐艦用來對付美制神盾戰艦防禦系統 (Aegis weapon system) 的先進巡弋飛彈 (cruise missile)，2002 年 6 月 25 日，中國開始和俄羅斯談判購買八艘潛艇 (submarine)，價值十六億美元，這次採購將增強中國封鎖台灣的能力和挑戰美國在那一海域的海軍優勢，俄國軍售中國是自然趨勢，不過後果就是亞太地區的軍事平衡受到破壞，尤其對台海的軍事平衡產生不穩定的現象，從政治來講，美俄誰都不需要海峽兩岸的競爭，但是從短期的經濟利益來講，雙方都需要海峽兩岸競爭，俄羅斯對中國先進軍武裝備的移轉，是兩國戰略匯合意義的代表，中國藉此獲得更優勢的戰略延伸，戰機作戰半徑擴及整的朝鮮半島、台灣、琉球，以及除北海道的日本領土、菲律賓呂宋島、大部份的中南半島，幾乎到達整個東亞重要國家；俄羅斯也藉此掌握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的核心技術，擴大在亞太的影響力。

俄羅斯對中國的出售使地區內對中國的擔憂增加，大多數俄羅斯系統都使北京獲得了對付臺灣的更好的軍事選擇辦法，並幫助拓展了人民解放軍在中國的沿海地區以外，包括南中國海上部署軍隊的能力範圍，中國軍力現代化程度已呈快速成長，未來將使台海軍力逐漸失衡，如此一來，臺灣將面臨更大的軍備現代化壓力，即便美國政府對臺軍售政策採取較開放的政策，我國仍將面臨採購先進武器預算大幅增加的壓力，俄中軍事合作 (Sino-Russia military cooperation) 對區域安全造成最直接的衝擊之一便是導致台海軍事緊張與軍備競賽的升高。

莫斯科正在幫助中國建立在臺灣海峽作戰的能力，如果美國出兵幫助臺灣的話，這種能力就會被用來阻止或對抗台灣與美國，軍售中國刺激了俄羅斯與美國、日本、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們害怕因此破壞了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 (South China Sea) 的權力平衡 (The Balancing of Regional Power)，象徵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已不斷強

化，雙方再動干戈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讓中國和俄國得以將主要的軍力部署在東南方和西方，且雙方的軍事合作的主要目標已鎖定美國及其亞太的盟國與友好國家，目的在於嚇阻美國對台海情勢的介入，隨著俄中軍事合作的發展與提升，俄羅斯開始在國際場合支持中國的對外政策，包括聲援中國對台政策立場，台海軍力逐漸失衡，中國在引進俄製武器後，軍力現代化程度已呈快速成長，未來將使台海軍力逐漸失衡，如此一來，臺灣將面臨更大的軍備現代化壓力，即便美國政府對臺軍售政策採取較開放的政策，我國仍將面臨採購先進武器預算大幅增加的壓力，中國對周邊國家施以強制外交戰略的可能性大增：中國在引進俄製武器後，共軍武器裝備與技術水準已有所提升，這將增長中國軍事自信，使中國對周邊國家施以「強制外交」戰略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俄中軍事合作加速中國軍事現代化，面臨中國海空軍投射能力的提升，周邊國家尤其是南中國海主權聲明國包括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已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而日本亦加速自衛隊國防現代化，未來東亞國家的軍備現代化計畫勢將升高區域內國家間的不信任感，增加區域不確定因素，俄中軍事合作加速中國軍事現代化，面臨中國海空軍投射能力的提升，周邊國家已感受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紛紛加速國防現代化，導致東亞區域的軍備競賽，周邊中小型國家面臨「選邊站」壓力，面對中國經濟與軍事能力的崛起，東南亞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將面臨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選邊站」的壓力，此種發展趨勢勢必引發美國與日本的關注，且一定會有所回應，未來五年，將是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地區從事戰略競爭的關鍵時期。

### **我國因應之道**

爭取美國協助，推動我國國防現代化，有鑑於美國為世界唯一超強(Superpower)，同時高度關切台海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台灣應使美方了解我國因中國軍力成長所承受的安全壓力，並要求美方提供我國必要的先進武器，協助我國進行作戰軟、硬體的現代化計畫，維持台海地區軍力平衡，我國應要求美方提供我國必要的先進武器，協助我國推動作戰軟、硬體的現代化計畫，維持台海軍力平衡。

加強台美日政軍合作，嚇阻中國軍事冒險：台灣應加強與美日的安全合作關係，提升台美日在國防科技、指管系統、作戰準備等方面的整合，嚇阻中國在此地區的軍事擴張，過去幾年以來，中國軍力的擴張不只威脅到台海的安全，也威脅美國在亞太

地區的戰略利益與周邊國家日本的安全，基於共同的威脅認知，台灣應加強與美日的安全合作關係，提升台美日在國防科技、指管系統、作戰準備等方面的整合，藉由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日本對美國的堅定支持、與台美日三方的具體合作，制衡並嚇阻中國在此地區的軍事擴張。

強化與周邊國家情報分享，擴大情報預警管道：台灣必須加強與美國及日本等國的情報交流，擴大國軍情報預警管道，掌握共軍軍力部署與軍事活動發展，爭取預警時間，隨著共軍引進俄製先進武器，台灣在面對中國軍事攻擊時，所能擁有的預警時間大為縮減，為此，台灣必須加強與周邊國家尤其是美國與日本的情報交流，擴大國軍情報預警管道，掌握共軍軍力部署與軍事活動發展，爭取預警時間。

推動與俄國政治菁英交流互訪，宣傳中國威脅論：台灣必須體認，面對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軍事合作，能夠從戰略上直接牽制中國的國家還是俄羅斯，因此，台灣應加強與俄羅斯產官學界的溝通管道，呼籲俄國各界認知提供中國武器及軍事科技最終將危及俄羅斯自身的安全，同時提醒俄國政治菁英敦促俄國政府加強對中國軍售的管制，為此，我方可突顯中國在取得俄國技術再自行研發的成果，在未來也將威脅俄羅斯的安全，以強化並擴大俄國「中國威脅論」的憂患意識。

我國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俄國遠東 (Far East) 地區，降低俄國對中國經濟依賴：我國可尋求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俄羅斯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使俄羅斯不至於因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中國，而在戰略與軍事合作上完全向中國傾斜，面對俄中軍事合作關係對台海安全的衝擊，我國可以經濟開發為手段，作為亞洲自由民主國家制約中國軍事威脅的戰略合作課題，例如尋求與日本的合作，共同合作開發俄羅斯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使俄羅斯不至於因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中國，而在戰略與軍事合作上完全向中國傾斜。

以中亞國家及蒙古為前進跳板，推動台俄合作：我國可嘗試提升與俄國周邊國家如哈薩克、蒙古等國的經貿合作關係，經由這些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作為前進俄國的跳板，長期以來，台灣與俄國經貿關係發展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受到限制，為求突破，台灣可嘗試提升與俄國周邊國家如哈薩克、蒙古等國的經貿合作關係，透過這些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作為前進俄國的跳板，並以台灣與這些俄國周邊國家的合作為基礎推展與俄國的合作，弱化俄中的戰略合作關係。

將俄中軍事合作提升為區域安全議題，要求兩國軍售透明化：台灣可舉辦官方或非官方的國際論壇，邀請亞太區域國家退休官員與專家學者，商討俄中軍事合作對區域安全產生的衝擊，表達對俄中武器交易的共同關切；掌握俄中軍售最新情資，預作反制因應：我國應瞭解俄國提供中國武器與技術相關資訊，作為國軍研發反制武器的參考，台灣在外交上，可設法將俄中軍售問題提升為區域安全議題，並聯合其他關心中國國防現代化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印度、與越南，向俄國表達對俄中武器交易的關切，要求軍售透明化，此外，台灣可透過官方或非官方國際論壇的方式，提供平台，邀請亞太區域國家退休官員與專家學者，共同商討俄中軍事合作對區域安全產生的衝擊與各國因應之道。

我國與俄國國防工業成立民間合資企業，弱化俄國對中國武器市場的依賴：我國可透過民間公司與俄國國防工業成立合資企業，引進俄國在航太工程、飛彈動力、潛艇技術等領域最新資訊與科技，同時弱化俄國國防工業對於中國的依賴，俄中軍事合作加速中國軍事現代化，面臨共軍海空軍投射能力的提升，周邊國家已感受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紛紛加速國防現代化導致東亞區域的軍備競賽。

中國軍力的大幅提升已對亞太安全格局造成了莫大的衝擊，首當其衝的當屬台海安全 (Cross- Straits Security) 問題，兩岸的軍力對比亦已逐漸失衡，面對這個巨大的轉變，台北方面宜採取更務實且富前瞻性的因應措施，首先，應透過各種國際多邊主義的途徑，尋求以集體的力量來確保台灣自身的安全；其次，加強台俄之間的非軍事交流，提升雙邊在經貿和科技領域的合作層次；第三，發展兩岸「信心建立措施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以消除彼此的疑慮、降低雙方的敵意，從而避免因誤解而造成緊張對立或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最後，在中國仍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台北應繼續維持一定的自衛力量，建立一支具有嚇阻作用的武力，我國應要求美方提供我國必要的先進武器，協助我國推動作戰軟、硬體的現代化計畫，維持台海軍力平衡；加強台美日政軍合作，嚇阻中國軍事冒險：台灣應加強與美日的安全合作關係，提升台美日在國防科技、指管系統、作戰準備等方面的整合，嚇阻中國在此地區的軍事擴張。

中國近年陸續購進先進武器，台灣也向美國爭取武器因應，軍事專家們對這種追趕式的軍備競賽多持負面看法，因為平行建軍最後的結果，絕對不利於弱小的一方，

軍事及戰略專家認為，兩岸的問題不能單從軍事的觀點著手解決，購買軍事武器及建軍應把握建立「最小有效嚇阻防衛武力 (minimal critical deterrence)」的定位，即以最低的成本建立讓對方攻擊你時會付出相當的代價、因而必須慎重思考的防衛武力，中國近年來陸續自俄羅斯購進基洛級潛艦 (Kilo-class submarine)、現代級驅逐艦、蘇愷三十 (SU-30) 戰機等先進武器系統，台灣也向美國爭取到紀德級驅逐艦 (Kidd-class destroyer)、柴油潛艦 (Diesel submarine) 等武器因應，這種追趕式的軍備競賽能確保我們的安全嗎？軍事專家多持負面的看法，他們普遍認為台灣國防建軍目標應定位在建立一支最小有效嚇阻防衛武力即可，而非盲目的平行建軍拼下去。

我國外交部前駐英代表 (Predecessor Taipei Representative in the UK) 鄭文華指出，兩岸的問題不能單從軍事的觀點著手解決，購買軍事武器及建軍應把握建立「最小有效嚇阻防衛武力」的定位，即以最低的成本建立讓對方攻擊你時會付出相當的代價、因而必須慎重思考的防衛武力，此一觀點獲得軍事及戰略專家的認同；國防委員會立委陳健民、廖婉汝等進一步指出，依據目前國家財政情況，根本不可能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盲目無限制的軍備競賽只會拖垮國家經濟。

2002 年 7 月 12 日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中國軍事力量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2)」年度報告，報告指出「俄國對中國軍售與技術支援加速北京的軍事現代化，對解放軍使用武力的能力有重要的影響」，中國武力犯台的機率與風險，只漲不跌，如何落實全民國防概念、加強危機意識、消弭居安忘危的昇平氣氛，實乃我政府在中國三面環伺下求生立國的當務之急，我方應積極尋求參與此種機構的機會，以集體的力量來抵制中國可能謀我之企圖，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提到：「亞洲國家間的領土、邊界爭端和有爭議的問題，應該根據有關國際公約，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故我方的主動出擊，一方面代表了愛好和平、願意與亞太各國為共同維持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努力；另一方面，也可讓亞太各國肯定我方在維護兩岸和諧關係上所做出的努力，以襯托中國不斷對中華民國在軍事與外交上的文攻武嚇及打壓，對我國爭取國際友誼和援助極為有利。

從 2002 年起，訂單的擁有者從北廠得標後，經由招標委員會而將訂單執行權交給了波羅的海造船廠後，於 2002 年 2 月時由於卡西亞諾夫做主的緣故，卡西亞諾夫及普欽總統將克列巴諾夫解職後，卡西亞諾夫命令北廠承接訂單的執行權後就由北廠

為中國造船，同時北廠及波廠都接受俄國政府的調解，俄政府在調解後決定由北廠擔任主製造商而由波廠擔任分包商後，就由北廠及波廠一起為中國造船，直到 2006 年 9 月，俄國政府將已經完工的現代級驅逐艦交付給中國。<sup>930</sup>



---

<sup>930</sup> 「俄對華交付第四艘 "現代" 級軍艦」(Sep 28 2006)，BBC 中文網，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5390000/newsid\\_5390500/5390518.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5390000/newsid_5390500/5390518.stm)